

青年文艺

第五期



M.C.(P) 16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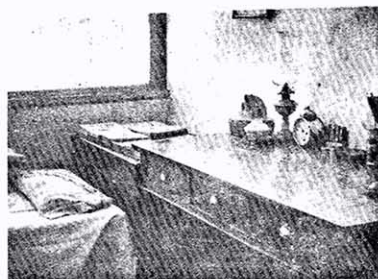
魯迅

逝世三十四周年紀念



紹興三味書屋

一八九二年魯迅十二歲時會在這裡讀書，左邊是他的書桌。



北京魯迅故居

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六年，魯迅住在北京阜成門內西三條胡同二十一號。這間是臥室兼工作室。



一九〇四年在日本留學時攝。
魯迅在日本



廈門大學

一九二六年魯迅任教的廈門大學，題詞是魯迅手蹟。



魯迅在杭州
一九〇七年任教浙江兩級師範時攝。



魯迅在上海

一九二七年魯迅到上海居住，這是在上海寓所內所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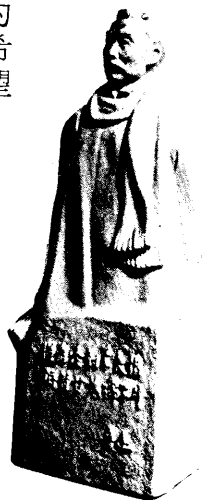
青年文藝

月刊

目 錄

學習魯迅的戰鬥精神	2
魯迅——光輝的一生	3
魯迅在看着我們	4
魯迅的「秋夜」	5
向魯迅先生學習	6
魯迅反封建反禮教的作品「祝福」	8
兒子	11
熱愛生活	14
爲工農群眾服務不能忘 ——我也談「尋職記」	15
燒奸工	15
一篇歪曲事實的報告書 ——星加坡娼妓調查報告	16
誰是自己人	18
“不長”	19
介紹本地一本英文雜誌——「潮流」	20
「尋職記」讀後感	21
黑吃黑	22
雲南園中的一根毒草	23
往後的日子	24
九件衣（九場話劇）	25
編後話	28
魯迅逝世三十四週年紀念圖片	封二、封三

將更奮然而前行
真的猛士
會依稀看見微茫的希望
苟活者在淡紅的血色中



出版者：人民文藝出版社

編者：青年文藝編輯部

承印者：東藝印務公司

地址：11-B, Pekin St.
Singapore (1)

出版日期：1970年9月30日

定價叻幣三角



學習魯迅的戰鬥精神

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
破帽遮顏過鬧市，漏船載酒泛中流。
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
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

—— 自嘲 ——

上面這首詩是魯迅先生在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二日寫的，這首詩集中地反映了魯迅先生為進步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後己的偉大的精神，堅韌不拔的戰鬥毅力，和愛憎分明的感情。

魯迅先生離開我們已有三十四個年頭了，我們要年年紀念他，天天學習他；我們要學習魯迅先生勇於改造自己的思想和對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以及反動勢力展開不屈不撓的戰鬥精神。

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曾說：「魯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着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魯迅先生數十年來鞠躬盡瘁地為文藝工作者開拓了壯麗事業，他的堅韌和英勇的戰鬥精神，深深地教育了無數的文藝青年，鼓舞着廣大的青年們「敢說、敢笑、敢哭、敢罵、敢怒、敢打。站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這可詛咒的時代」，並教導着我們勇於「橫眉冷對千夫指」，更教導着青年們「俯首甘為孺子牛」。

魯迅在早期曾經彷徨，苦悶和失望，因為他當時還未明確地認識到中國的出路問題，他的思想正是進化論的個性主義。但是，魯迅沒有放棄文化戰線上的工作，還是繼續的戰鬥下去。他不斷地進行着自我批評和改造，他無情地解剖自己，他在自我批評地說：「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總以為將來必勝於過去，青年必勝於老人……然而後來我明白是錯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我的思想因此轟毀。」使魯迅從而進取到爭求解放的個性主義，進到了最先進的改造世界的集體主義的過程，是在一九二八年才完成。

魯迅先生敢於改造自己不正確的思想。在今天廣大的馬來亞青年們，更要學習魯迅先生這種敢於自我改造的精神，改造自己小資產階級落後思想，敢於同自己的劣根性展開無情的鬥爭。同時，更應該牢記魯迅導師的教導，做個人民的「孺子牛」，在群眾鬥爭的大風大浪裡鍛煉自己，同工農群眾互相结合，練好殺敵的本領，準備隨時響應祖國無產階級先鋒隊的號召，去當人民的子弟兵！

馬來亞廣大的擁護真理的青年們，不論在文化戰線上，或其他戰線上，都曾經取得輝煌的成績。但是，一路來，在各個戰線上，都受到反動派無數次殘酷的摧殘與迫害。目前的情況，尤其進者，一些的文化陣地被摧毀了，我們又一批親愛的同志被迫暫時離開我們，面對着反動的猖狂的「文化圍剿」，我們的態度是堅決的，是針鋒相對的，敵人磨刀我們也要磨刀！

目前，進步文藝刊物和雜誌又蓬勃起來了，這是好現象。進步文藝工作者有了一些地盤，但是這些地盤肯定會被摧毀的。因此，我們一面要對敵鬥爭，一面也要轉移陣地，同時更要善於利用固有的地盤，聯合一道，形成更加廣泛的文藝統一戰線，以任何的形式間接配合半島的鬥爭。

「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澹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是的，廣大的馬來亞新文化戰士，學習着魯迅先生硬骨頭的戰鬥精神，在惡劣的環境中，頑強地戰鬥到底，為建設工農階級的新文化而不屈不撓的奮戰。

魯迅先生是非常重視思想戰線上的鬥爭，尤其是實際行動上，他是堅決和徹底的。他有力的駁斥了資產階級「正人君子」把文藝與政治分割開來，褒揚了「五四」以來文藝服務於革命政治的光榮傳統。魯迅先生在駁斥資產階級所宣揚的人性論時指出：「文學不藉人，也無以表示「性」，一切人，而且還在階級社會裡，即斷不能免掉所屬的階級性，「喜怒哀樂，人之情也」，然而窮人決無開交所拆本的懊惱，煤油大王那會知道北京檢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他們徹底放棄進化論和個性主義的影響之後，進到集體主義的道路上，在同舊社會制度的戰鬥中，獲得了新的真理。魯迅先生一心二一的，生死如一地為保衛它而作戰。對文藝界的宗派主義與公式主義進行嚴正的批評，並且清算「永久人性論」和「第三種人」的錯誤之說，同時揭發帝國主義寵犬們可恥的行徑。在他參加和領導着各種革命團體時，在最危險最黑暗的環境之中，表現了最可貴，最勇敢，最堅貞的革命的氣節。他這種徹底自我犧牲，完全利群眾，毫不利己的戰鬥精神，表現在他對革命事業極端的負責任。魯迅先生對於祖國和人民是非常深切的關心，視祖國和人民的命運更千百倍地重於自己。這是魯迅先生徹底的愛國主義精神和為人民服務的戰鬥精神。

(下接5頁)



魯迅

L 光輝的一生

魯迅是現代中國偉大的文學家和思想家，是二十世紀現實主義的文豪之一，是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他一生的思想和文學家發展的道路，完全和中國人民前進的道路相吻合。

魯迅原姓名是周樹人，“魯迅”是他的筆名。他1881年9月25日生于浙江紹興。祖父是清代進士，在北京做官，在魯迅13歲時，因事下獄。父親是個讀書人，其時身染重病，三年後死去。母親是善良能幹的農村婦女，她的寬厚堅毅的品性對魯迅發生很大的影響。

魯迅6歲入家塾讀書，一直讀到17歲。在這期間，他讀了很多古典著作。他又有機會接觸農村生活，和淳樸的農民孩子做朋友，這使他和老百姓有了實際的聯繫。同時，他又對民間文藝發生很大的興趣。這些都給魯迅以後的文學事業打了些基礎，但是更重要的還是那時社會的劇變對魯迅思想的影響。那時，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日益加緊，清朝腐敗不堪，對內鎮壓人民愛國運動，對外奴顏婢膝，極盡諂媚之能事。魯迅本身，由于家計日落，受盡“白眼”，從切身經受的歧視、冷遇與苦難之中，他更加深刻地認識到舊社會冷酷無情的本性，產生痛恨、仇視外國侵略者與封建社會的思想意識。

不久，魯迅離開故鄉紹興，到南京求學。這時，他滿懷着少年愛國的熱情，竭力尋求救國之道。在南京，他進水師學堂，第二年又改入路礦學堂。這時候，他讀了「天演論」，達爾文那種事物不斷發展變化的進化論觀點，對他發生了相當大的影響，使他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以這種觀點作為自己思想的指針。直到以後，他找到了更正確更科學的理論，才完全放棄這種思想。

1902年他到日本留學，先是學醫，後來在電影裡看到日俄戰爭中，一個中國人替俄國人作偵探，被日本人捉住殺頭，而一群圍着看的中國人却無動于衷。這給他很大的刺激，使他認識到醫治中國人的麻木精神比起醫治他們肉體更為重要。當時他認為醫治人的麻木精神最好是通過文學，便毅然中止學醫而從事文學了。因此，魯迅把喚醒中國人民作為自己從事文學事業的目的與動力。

1909年魯迅由日本回國，先後在浙江紹興等地教書。辛亥革命後，應當時教育總長蔡元培之請，到北京任教育部部員，一直到1926年。魯迅回國到1918年這一段時間，一方面對辛亥革命未能完成歷史任務感到失望；另一方面，對農民的力量多少抱着懷疑態度，而工人在當時還沒有形成一個整體的力量。這樣，就使得魯迅對於他自己日夜苦思的中國出路問題，不能有明確的認識，找不出正確的答案。他主要看到當時一般群眾的落後面，就主張改造“國民性”。這一從進化論引申出來的思想不能真正解決當時中國存在的社會問題，因此，他繼續不斷地思索中國出路問題，而且不斷地解剖自己的思想。

1918年到1927年，在這時期，他以徹底的反侵略反壓迫反封建的精神，向一切舊勢力作不妥協的搏鬥，而他本身也經歷了一個深刻的自我改造過程。

1918年，魯迅在「新青年」上發表他的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這是一篇徹底的深入的攻擊中國封建舊禮教的作品，也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小說創作。同時，魯迅又開始寫出精悍的銳利的批判社會的雜文。1920年起，在北京大學和北京高等師範兩校兼課，編輯紙副刊，指導青年成立文學團體，熱情地為青年修改文稿。1925年，支持北京女師大學生反對當時封建的教育總長。1926年“三一八”慘案時，魯迅以實際方式聲援過學生。就在1926年，魯迅因受封建軍閥的壓迫，離開北京，到廈門大學任教。1927年到廣州中山大學任教務主任兼文學系主任。是年4月，“四一二”事變爆發，魯迅因營救學生無效，憤而辭職，10月間到達上海。從1918年到1927年，魯迅一共寫了兩個短篇小說集，五本雜文集，一本散文詩，一本散文，還翻譯了不少文藝作品和進步的文藝理論。

這一時期，魯迅的思想還存留着進化論和個性主義的影響，但是在戰鬥中，他表現了反侵略反壓迫反封建的高度徹底性和不妥協性。魯迅從進取的爭求解放的個性主義進到了最先進的改造世界的集體主義的過程，固然是1928年以後才徹底完成，但是在這期間，魯迅正是朝着這一方向努力，沿着這一道路轉化的。

這時，魯迅還沒有明確地認識到中國的出路問題，正如他後來說的：“先前，舊社會的腐敗，我是覺到了的，我希望新的社會的起來，但不知道‘新的’該是什麼，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來之後，是否一定就好。”因而他時時感到失望，但是這失望沒有使他停止戰鬥，相反的，他越戰越強。他不斷地進行着自我批評和改造。他說過：“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無情地解剖我自己。”這結果逐漸使他看到不同的社會地位的人與人之間的對抗。他一向相信進化論，但是1927年“四一二”事變的教訓，使他認識到進化論的無力。他堅決地從進步的知識分子走向勞動大眾方面。

1927年魯迅到上海，一直到1936年逝世為止，都是住在上海。在這十年中，他專門從事文學工作和社會運動，開始了他後期的為人類最偉大最崇高的事業的不屈不撓的戰鬥。

在這最後的十年中，魯迅寫了九本雜文集，完成了「故事新編」，還翻譯和介紹了很多進步的文藝書籍，其中包括進步的文藝理論。

在這最後的十年中，魯迅領導了1930年在上海成立的“左聯”。魯迅一方面領導“左聯”在文化戰綫上頑強搏鬥；一方面領導“左聯”從事進步文藝創作活動和文藝理論的建設工作。

從1918年到1925年之間魯迅寫下的小說，後來編成「吶喊」和「彷徨」兩個小說集，這是他前期的小說，這些小說，給中國新的富有理想的現實主義文學奠定了鞏固的基礎，并使魯迅成為二十世紀現實主義世界文豪之一。

由于魯迅前期的徹底反侵略反壓迫和反封建的精神，這些小說的批判徹底性，就遠非一般的舊批判現實主義作品所能比擬。雖然由于前期沒有明確認識到中國的出路問題，在小說裡有時流露了某種程度的悲觀情緒，但是這並沒有影響魯迅前期創作的輝煌成就。魯迅前期的創作已經出色地完成了時代的要求。

魯迅前期的小說「阿Q正傳」是他的代表作之一。魯迅創造阿Q這個傑出典型，在主觀上有改造國民性的意圖，但在客觀上所達到的，却是農民如何起來改變不合理生活的問題。小說中所揭示的深刻的社會意義，超過了作者自己的意圖。這是魯迅小說中最出色的作品之一，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光榮碑石。

1927年以後，魯迅後期的小說，屬於新的富有理想的現實主義範疇。

魯迅在1934年到1935年之間，寫了五篇以歷史、神話、傳說為題材的小說，并且和1922年、1926年寫的幾篇合在一起，編成「故事新編」。這是借“歷史小說”的形式，揭示當時的社會生活，攻擊和暴露黑暗統治及其幫兇走狗和一些所謂“學者”、“名流”的醜惡面孔，也有對新的理想人物的讚美。這些“歷史小說”是新的富有理想的現實主義的作品。

雜文這藝術形式是魯迅獨創的，這種藝術形式是

真正的民族形式之一。

魯迅前期一共寫下了五本雜文集——「熱風」、「墳」、「華蓋集」、「華蓋集續編」、「而已集」。這些雜文的基本特點，就是清醒的戰鬥的現實主義精神。它含有新的富有理想的現實主義的因素。

魯迅後期，自1928年到1936年逝世為止，一共寫下了「三閒集」、「二心集」、「南腔北調集」、「偽自由書」、「准風月談」、「花邊文學」、「且介亭雜文末編」等九本雜文集，還有一些雜文以後被收在「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遺」中。這些雜文是在最先進、最科學的理論指導下，具有新的，富于理想的現實主義的特色。為人類最偉大最崇高的事業奮鬥，是魯迅後期雜文的總目標。魯迅站在勞苦大眾方面，運用雜文，在文化戰綫上作了傑出的貢獻。

魯迅的一生和中國人民謀求光明幸福的運動緊密地聯繫着。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在文化戰綫上，是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着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是中國在“五四”以後所形成的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 資料室 ·

魯迅 在看着我們

◎ 林木 ◎

桌上置着一尊魯迅像

魯迅在看着我們

用他的慈祥，剛毅

我們提起禿筆

筆尖蘊了一股

初萌的力

您活着的可詛咒的時代

已永遠被砸碎

您目睹的人肉的筵席

已連同廚子廚房

燒得一乾二淨

想望着那燦爛的紅日

憶起您在黎明未到時

用匕首、投槍殺向敵人胸膛

看看這兒的黑暗

魯迅在看着我們

好像說：殺出去！還猶疑什麼！

魯迅的秋夜

葛荃

一、寫作時期和背景

「秋夜」的寫作時間是在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日。當時魯迅先生在北京女子師範大學講書，那時正是一九二五——二七大革命以前的一個沉悶時期。軍閥戰爭正在到處進行着。江浙戰爭方告一段落，奉直戰爭又在京奉綫上打開。北京政府是在賄選總統曹錕主持之下，實際上却是吳佩孚的勢力在控制中央。不久以後，馮玉祥倒吳，曹錕下台，北京政府又落在段祺瑞的手裡了。

當時北京文化界和教育界裡流行着一種反動的復古傾向，許多人在提倡國粹，談經；胡適之流在喊整理國故，五四運動留下來一些銳氣，幾乎消磨殆盡，封建殘餘的文化勢力，在軍閥的庇蔭下又漸抬頭，學生苦悶，青年徬徨，魯迅先生就單槍匹馬和這些反動文化思想作着徹底的戰鬥。

但是青年究竟是漸漸覺醒了。這時是大革命的前夕，革命的思想已經在青年中間潛流着，學生運動也開始活躍起來了，第二年春天，北京就發生民衆示威遊行，反對軍閥段祺瑞政府的投降政策的「三一八」慘案。

青年的覺醒和奮鬥，是使魯迅先生極爲欣喜和感動的。「野草」中間，好幾篇都是寫這種思想。如「秋夜」、「死火」、「一覺」。在「一覺」中，他說：

（上接2頁）

一個人做點好事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一貫的爲人民服務，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魯迅先生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我們馬來亞廣大的進步的文藝工作者，必須從根本上樹立起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必須明確整個政治方向和鬥爭局勢，遵循正確的文藝鬥爭路綫，在任何情況下，無論遇到什麼困難，都握緊筆桿，像魯迅那樣堅韌地堅持鬥爭，永不退却，永不掉隊！

朋友們，我們紀念魯迅導師，重要在於學習魯迅，我們要學習他的站穩新興的無產階級的立場，學習他的全心全意爲人民大眾服務的精神，學習他的勇於進取，勇於改造的意志，學習他的重視組織文藝隊伍，幫助年青戰士成長的觀點，學習他的勤力創作，狠打敵人的實踐。我們一定要努力把工農文藝蓬蓬勃勃地開展起來。

朋友們，讓我們共同向魯迅先生學習吧！

「……這些不肯塗脂抹粉的青年們的魂靈，便依次屹立在我眼前。他們是綽約的，是純真的——啊，然而他們苦惱了，呻吟了，憤怒，而且終於粗暴了，我的可愛的青年們。」

這裡可看出魯迅先生對於青年的多麼熱烈的愛。

「秋夜」也就是在這種感情之下寫成的。

二、內容分析

從整篇看來，好像是描寫作者在某一秋天的夜裡所看到的景象。但是，如果我們注意到作品的時代背景，再仔細地閱讀，就會理解到作品中深大的意義。在這裡主要是在抒寫着作者對於那黑暗反動勢力和思想的憎恨，對於被這種勢力和思想所迫害着的青年和新生力量的熱愛與感動，以及對於他自個戰鬥的感想。

「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高」，就是指那黑暗反動的封建思想。它高高地遠離人間，遠離現實，使人仰面不能看見，而却「閃閃地映着幾十個星星的眼，冷眼」，裝出微笑，裝出「似乎自以爲大有深意」的樣子。這不就是對那些反動思想和其代表者很深刻的刻劃？而從這樣的「鬼映眼天空」撒下來的繁霜，自然使野花野草凍得瑟瑟縮縮不能生長了。

那些不知道真叫什麼名字「小的粉紅花」自然就是指在壓迫下的

青年們，他們在那樣一種反動的「冷的夜氣」包圍中，得不到健全的生長，於是只能在寒夜中做夢（希望），夢見春天（光明）的到來，詩人們則含着眼淚以那類「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底雪來的詩句去安慰他們，然而這畢竟只是希望。所以「她於是是一笑，雖然顏色凍得紅慘慘地，仍然瑟縮着。」

「震樹」，大概就是隱喻作者自己，或這樣一種戰鬥者。它在冷酷的夜氣中，也被摧殘得連葉子都不剩了。然而它毅然艱苦支持着，他也有「小粉紅花的夢（希望），秋後要有春」。但是「他也不知道落葉的夢，春後還是秋」，更知道歷史鬥爭是長期的，即使光明出現，也還要有更艱苦的戰鬥。他護定自己的傷，把枝幹「默默地鐵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刺得「鬼映眼的天空」不安，「使月亮發得發白」。

「默默地鐵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樣地映着許多蠱惑的眼睛」。這就完全寫出魯迅先生自己的戰鬥性格是多麼堅韌、沉毅和有力呵！魯迅先生當時就是那樣憑一枝禿筆似的，直刺着那黑暗的勢力和那些鬼映眼的文化戰士。

然而魯迅先生在當時是完全孤軍作戰的。「我忽而聽到夜半的笑聲，吃吃地，似乎不願意驚動睡着的人……」這一段是寫出他自己那種孤軍作戰的心境。這種心境多半是帶點悲壯、孤獨和淒涼之感的。魯迅先生似乎是不安於這種心境，而且還感到矛盾，——「野草」其他各篇中也大都流露着這類感情，這或許可以說明是他在思想將要發展以前的一種情緒狀態。——因此

（下接10頁）

（編輯部）

(一)

在黑暗的舊中國
 人民的生活貧苦又多災難
 身上縛着沉重的鎖鍊
 頭上還壓着封建勢力
 官僚賣辦階級
 和帝國主義三座大山

滿清時期

君王昏庸無能、一味欺壓老百姓
 却任由帝國主義強盜

在人民的土地上霸道橫行
 搞出了一個個不平等的條約
 割出了一片片的土地
 還奉上了人民的財產一大批
 什麼“貿易條例”
 什麼“特惠關稅”
 什麼“友好關係”
 爲來爲去
 全爲了帝國主義強盜一小撮人的利益

國家的財富被奪了去
 人民被當成畜牲買賣
 還受到了外來毒品的陷害
 帝國主義強盜的武裝兵力
 更伸出了毒爪
 硬把人民的經濟政治全面控制
 叫億萬人民處在水深火熱的生活裡

一股激憤的情緒
 終於化成翻轉乾坤的威力
 觸發了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
 昏庸的君王倒了
 幾千年的封建統治也動搖了

中國社會於是換了個新的當政者
 也有了一些表面的改革
 但是——
 帝國主義強盜却仍然盤踞在這塊土地上
 雖然沒有以前那麼明目張胆
 實際上還在繼續更瘋狂的掠奪
 更毒辣的壓迫
 更搞出了更多不平等的條約
 搶走了更多人民的財富
 不知有多少無辜的人民被屠殺
 被迫去做苦工
 被當成狗一樣連公園也不許進！

(二)

生在這片土地上
 長在這樣的環境裡
 有多少人因而悲觀厭世
 有多少人屈辱於惡勢力的淫威
 更有多少人厚顏無恥，當起走狗，任人差使。



向魯迅先生學習

米史頌米

可是——

我們偉大的新文化先驅
 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
 偉大的青年導師——魯迅先生
 不但沒有悲觀、頹喪
 反而激起了戰鬥的豪情
 揮舞起那鋒利的鐵筆
 直搗舊社會
 挖出那數不清的吃人勾當
 揭露出萬千人民受盡欺凌迫害的血腥事實

他雖然曾經因爲現實的冷酷
 人民暫時的停滯不前
 而感到徬徨、失望
 但他勇於和正確的思想感情作無情的鬥爭
 當他想起人民的災難
 當他看清更多慘痛的事實
 他即刻又懷着無限憤慨的激情
 用那雄渾、磅礴的聲音
 去控訴舊社會的罪惡
 去爲苦難的人民大聲吶喊
 去喚醒更多更多的人

魯迅先生的筆
 就像萬丈寒光的寶劍
 叫牛鬼蛇神一片驚慌
 魯迅先生的聲音
 就像撼天的春雷
 喚醒了億萬人民
 魯迅先生
 就像一盞明燈
 照亮了人民前進的大道
 他——
 散發着熾熱的光芒
 他——
 永遠溫暖着人們的心房

(三)

魯迅先生
 敢於直面慘澹的人生
 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
 他——
 一生不畏兇暴地戰鬥
 也不畏艱難地工作
 從不叫苦
 也從沒有離開過自己的崗位
 甚至病倒、吐血
 他還是堅持、堅持、堅持到底！
 他把愛賜給了人們
 用他的心聲道出人民的苦難
 暴露舊社會的黑暗

他更把愛賜給了許許多多年青人

盡他的一切去滋養他們
為他們批稿
為他們搞發展
為他們尋找精神糧食
為他們的生活、前途操心

他真真正正做到了：
橫眉冷對千夫指
俯首甘為孺子牛！

(四)

然而——
魯迅先生的正義表現和英勇戰鬥
却招來了敵人的辱罵、污蔑、圍攻
和一次又一次的明槍暗箭

面對這一切
他凜然！他傲視！
他挺起胸膛戰鬥下去！
當青年們遭受到迫害
他挺身而出，仗義執言，為他們奔勞
敵人不擇手段
要捕他、害他
他竟視死如歸
不帶家門的鑰匙
毅然前赴革命青年的葬禮
充份表現出“一去不回頭”的戰鬥決心

他是那麼冷靜、那麼堅定
他穩健的站在那可詛咒的地方
以鋒利的鐵筆
剛毅的話語
英勇的行動
去擊退那可詛咒的時代！

他不愧是一——
文化戰綫上
向着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
最勇敢
最堅決
最忠實
最熱忱
最偉大
的民族英雄！

他是苦難人民的偉人
我們敬愛的導師
他的方向就是我們的方向！

(五)

魯迅先生
教導我們：
“敢說，敢笑，敢哭，敢想，敢罵，敢打
敢於和舊社會舊勢力展開堅決不斷的鬥爭”

先生還教導我們：
“現代的青年要的是行，不是言！”
“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份熱
發一份光，就會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
裡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

這正是先生一生的寫照
他正是有一分的熱
發一分的光
漸漸地積合成熊熊的炬火
照耀黑暗的舊中國

我們決心做他的好學生
要向他學習
要向他學習

先生的話
我們要聽
先生的書
我們要讀
先生的榜樣
我們更要學

我們決心要向先生學習
學習他不辭勞苦的工作毅力
學習他認真探求真理的不懈態度
學習他的勇敢
忠誠
謙虛
堅韌和熱忱
學習他大無畏的戰鬥精神！





魯迅

反封建反禮教的作品

「祝福」

☆「祝福」的主題思想☆

這篇小說通過祥林嫂這一人物的不幸遭遇，暴露當時社會的殘酷無情。它憤懣地控訴了舊社會的買賣婚姻和守寡終生是如何不合理，豪紳的摧殘婦女是如何橫暴毒辣。它深刻地暴露了在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的重壓下，為政權、族權、神權、夫權這四條繩索牢牢地綑綁着的農村婦女，在未覺醒以前，命運是如何悲慘，前途是如何黯淡；她們不但肉體上受盡摧殘和痛苦，就是精神上也遭到難以忍受的壓迫和蹂躪，甚至臨死也不能得到解脫。

「祝福」這篇小說，着重寫的不是祥林嫂的肉體所受痛苦，而是祥林嫂在精神上所受的折磨與損害。通過祥林嫂這一人物的悲劇，寫出了舊社會裡勞動婦女的悲慘命運，着重暴露了封建宗法和封建道德——舊禮教的罪惡；作者猛烈地攻擊了舊社會和吃人的禮教。

☆祥林嫂是勤勞善良的農村婦女☆

祥林嫂出身於農家，有農村婦女勤勞善色的本色，這可以從祥林嫂第一次到魯家來做工時的情況看出來：“試工期內，她整天的做，似乎閒着就無聊”，“日子很快的過去了，她做工却毫無懈，食物不論，力氣是不惜的。人們都說魯四爺家裡雇着了女工，實在比勤快的男人還勤快。到年底，掃塵，洗地，殺雞，宰鴨，徹夜的煮福禮，全是一個人擔當，竟沒有添短工，然而她反滿足，口角邊漸漸的有了笑影，臉上也白胖了。”同時，祥林嫂又是非常節儉，她把工錢都積蓄起來，一個小錢也捨不得花掉。

然而，像祥林嫂這樣勤勞、善良的人，在舊社會裡却活不成，死不得。

☆在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禮教、迷信思想箝制下所遭受的精神摧殘☆

祥林嫂死了比他小十歲的丈夫以後，逃到魯家來做工，但是，就是這樣的生活也不給她過，她的婆婆把她抓回去了。

待到祥林嫂出來淘米，剛剛要跪下去，那船里便突然跳出兩個男人來，象是山里人，一個抱住她，一個帮着，拖進船去了。祥林嫂還哭喊了幾聲，此後便沒有什麼聲息，大約給用什麼堵住了罷。接着走上兩個女人來，一個不認識，一個就是衛婆子。窺探船里，不很分明，她象是細了躺在船板上。

從衛婆子的口裡，我們知道婆婆抓她回去的原因：

“……她有小叔子，也得娶老婆，不嫁了她，那有這一筆錢來做聘禮？她的婆婆倒是個精明強干的女人呵，很有打算，所以就將她嫁到山里去。倘許給本村人，財禮就不多；惟獨嫁進深山野壤里去的女人少，所以她就到手了八十千。現在第二個兒子的媳婦也娶進了，財禮只花五十，除去辦喜事的費用，還剩十多千。……”

在封建宗法社會裡，勞動婦女的命運就是這樣悲慘。男人在的時候，得從男人，男人死後，她的婆婆、大伯就有支配她的權利，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把她當成貨物賣出去，不管依不依，總是用“繩子一捆，塞在花轎裡，抬到男家，擦上花冠，拜堂，關上房門，就完事了。”祥林嫂也不能倖免。

祥林嫂是個反抗性鮮明的人物，用“搶親”的辦法來強制她時，她一方面因為自己是寡婦，不敢再嫁，另一方面，因為不願意讓自己的命運隨人擺佈，不願意自己被當成貨物給婆家賣出去，所以誰把她賣出去，她就死命地掙扎。她的頑強的抗拒使人們覺得她“異乎尋常”和“出格”。

“……回頭人出嫁，哭喊的也有，說要尋死覓活的也有，抬到男家鬧得拜不成天地的也有，連花燭都砸了的也有。祥林嫂可是異乎尋常，他們說她一路只是嘆罵，抬到賀家墻，喉嚨已經全啞了。拉出轎來，兩個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勁的擒住還拜不成天地。他們一不小心，一鬆手，啊呀，阿彌陀佛，她就一頭撞在香案角上，……直到七手八腳的將她和男人反關在新房里，還是罵，啊呀呀，這真是……”

這決不是做作，決不是為了對付“人言”的假裝，這反抗是有決心的，這是決絕的、拼死的行動。這也是深深地埋藏在“弱者”靈魂深處的叛逆性格。

祥林嫂嫁了第二個丈夫倒“交了好運”。但由於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農村社會特別落後，貧困的經濟生活，不幸祥林嫂第二個男人病死了，她的兒子阿毛給狼啣去了，大伯來收屋，趕她，她走投無路，只好又到魯家來做工。她第一次到魯家做工，“頭上繫着白頭繩，烏裙，藍夾襖，月白背心，年紀大約二十六歲，臉色青黃，但兩頰還是紅的”。第二次到魯家，時間僅隔兩年，但是，由於生活的折磨，“兩頰上已經

消失了血色，順着眼，眼角上帶些淚痕，眼光也沒有先前那樣精神了。”她第一次來的時候，魯四爺討厭她是個寡婦，皺了皺眉。第二次來的時候，他不僅皺眉，還暗暗告誡四嬸，“這種人雖然似乎很可憐，但是敗壞風俗的，用她幫忙還可以，祭祀的時候可用不着她沾手，一切飯菜，只好自己做，否則，不干不淨，祖宗是不吃的。”魯四爺是講理學的人，最重封建禮教，在他看來，寡婦“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因此，祥林嫂既然是寡婦再嫁，那就是“敗壞風俗”，“不干不淨”了。

祭祀的時候，祥林嫂照舊去分配酒盃和筷子。

“祥林嫂，你放着罷！我來擺。”四嬸慌忙的說。她訕訕的縮了手，又去取燭台。

“祥林嫂，你放着罷！我來拿。”四嬸又慌忙的說。她轉了幾個圓圈，終於沒有事情做，只得疑惑的走開。她在這一天可做的事不過坐在灶下燒火。

這對祥林嫂是個不小的打擊。豪紳魯四爺——封建宗法社會和封建禮教的代表——無情地摧殘着祥林嫂佈滿了創傷的純潔的心靈。

一個時代統治者的思想，就是這個時代的統治思想。魯鎮的人們受着封建宗法社會封建禮教的毒害，他們又不自覺地拿封建禮教來毒害祥林嫂，幫封建宗法的統治者把祥林嫂往死路上趕。

鎮上的人們雖然還叫她祥林嫂，還和她講話，但“音調和先前很不同”，“笑容却冷冷的”。她常常講阿毛被狼啣去的故事給人們聽：“我真傻，真的”，“我早知道雪天是野獸在深山裡沒有食吃，會到村裡來；我不知道春天也會有……。”

這故事對她說來，刺激過甚，使她念念不忘，使她叨叨嘮嘮的。這故事在人們第一次聽見的時候，因為內容確實是感動人，所以“女人們却不獨寬恕了她似的，臉上立刻改換了鄙薄的神氣，還要陪出許多眼淚來。”但是這種感動，對於他們，只能有一次或兩次，他們對祥林嫂沒有真正的同情，他們只是把它當做故事聽，“但不久大家都聽得純熟了，便是最慈悲的唸佛的老太太們，眼裡也再不見有一點淚的痕迹。後來全鎮的人們幾乎都能背誦她的話，一聽到就厭煩得頭痛。”她一開始說，“他們立即打斷她的話，走開去了。”讓“她張着口怔怔的站着，直着眼睛看他們，接着也就走了”，以後她還想從小籃，豆，別人孩子身上引出阿毛的故事，但是人們的笑影“又冷又尖”，她沉默了，“單是一瞥他們，并不回答一句話。”

後來，人們拿她額上的傷疤作為笑料，她“知道是在嘲笑她，所以總是瞪着眼睛，不說一句話，後來連頭也不回了”。魯迅描寫人們的冷漠麻木，目的也在于更有力地揭露封建社會冷酷無情的本質，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冷冰冰的，沒有絲毫溫暖和同情。

祥林嫂從人們那裡得不到一點同情和安慰，得到的是又冷又尖的嘲笑。

就是柳媽，和祥林嫂一樣是做工的，但是由于做了封建禮教思想和宗教迷信思想的俘虜，她不自覺地增添了祥林嫂的痛苦和惶恐。

“再一強，或者索性撞一個死，就好了。現在呢，你和你的第二個男人過活不到兩年，倒落了一件大罪名。你想，你將來到陰司去，那兩個死鬼的男人還要爭，你給了誰好呢？閻羅大王只好把你鋸開來，分給他們。……”

“我想，你不如及早抵償。你到土地廟里去捐一條門檻，當作你的替身，給千人踏，萬人跨，贖了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

封建禮教和迷信觀念交織在一起，像一把鋒利的刀，插到祥林嫂的心竅。祥林嫂“顯出恐怖的神色”，第二天“兩眼上便圍着大黑圈。”

豪紳魯四爺——封建宗法社會和封建禮教思想的代表——冷酷地摧殘着祥林嫂的心靈，使祥林嫂在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擊；受封建禮教思想影響的人們，不自覺地摧殘着祥林嫂；封建禮教思想和宗教迷信思想的俘虜柳媽，不自覺地把封建禮教思想和迷信觀念滲雜在一起，增加了祥林嫂的苦悶，并使祥林嫂有了從未有過的恐怖；而祥林嫂自己也受了封建禮教和迷信觀念的影響，不自覺地使自己在精神上更加痛苦。這些都說明封建宗法社會和封建禮教、迷信思想對婦女壓迫的深重。但是，不管封建禮教思想和迷信觀念怎樣壓迫着她，使她透不過氣來，她還是有着驚人的忍耐力和強烈的求生慾望。她“整日緊閉了嘴唇，頭上帶着大家以為恥辱的記號的那傷痕，默默的跑街，掃地，洗菜，淘米。”這樣過了快一年，把積存的工錢十二元鷹洋到土地廟捐了門檻。她以為這門檻可以使她不再受人辱罵與損害，她可以像人一樣生活下去，她可以在死後免受錮刑。她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這條門檻上。她“神氣很舒暢，眼光也分外有神”了。

冬至祭祖時節，祥林嫂以為自己捐了門檻，就不再是“敗壞風俗”，“不干不淨”了，便坦然去拿酒盃和筷子。

“你放着罷，祥林嫂！”四嬸慌忙大聲說。

她象是受了炮烙似的縮手，臉色同時變作灰黑，也不再去取燭台，只是失神的站着。直到四叔上香的時候，教她走開，她才走開。這一回她的變化非常，第二天，不但眼睛凹陷下去，連精神也更不濟了。而且胆怯，不獨怕暗夜，怕黑影，即使看見人，雖是自己的主人，也總惴惴的，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否則臥坐着，直是一個木偶。不半年，頭髮也白起來了，記性尤其壞，……

封建宗法社會和封建禮教認為祥林嫂寡婦再嫁有罪，祥林嫂也認為自己有罪，她用盡了自己最後的一點力氣來努力贖罪，她以為已經把罪贖了，可以自由呼吸了，但是封建宗法社會和封建禮教却仍舊告訴她：不行，你還是“敗壞風俗”，“不干不淨”的，你的罪名永遠洗不清，拭不淨！

祥林嫂的一切努力，一切希望都落空了。

這一次，在祥林嫂的精神上宣告了死亡，是對祥林嫂致命的一擊。

☆ 一個人死了之後，究竟有沒有魂靈的？ ☆

“五年前的花白的頭髮，即今已經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臉上瘦削不堪，黃中帶黑，而且消盡了先前悲哀的神色，彷彿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間或一輪，還可來表示她是一個活物。她一手提著竹籃，內中一個破碗，空的；一手掛著一支比她更長的竹竿，下端開了裂……”最後，祥林嫂被趕出來，成乞丐，不久便死去。死的前夕，她問“我”：“一個人死了之後，究竟有沒有魂靈的？”她因為捐了門檻還不能贖罪，所以懷疑起鬼神來了，“這裡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臨死前說的最後一句話，表現她對舊社會封建宗法迷信思想的懷疑和憤懣，可以說包含有朦朧的自發的反抗意識，但是還談不上是真正的覺醒。這是第一個方面。第二個方面，這最後的一句話，也寄托著她的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無”。希望其有，是因為她可以在陰司看見心愛的阿毛了，這是在現實社會失掉了一切希望之後的，對於不可知的未來的一點點希望；希望其無，是因為她或多或少還帶點恐懼，怕真的會給閻羅王鋸成兩半，分給兩個男人。當時，她的思想感情是複雜的，矛盾的。

封建宗法社會和封建禮教思想，以及為封建禮教撐腰的迷信觀念，使祥林嫂活不成，死不得。祥林嫂最後既懷著渺茫的希望，又懷著疑惑和恐懼死去。

☆祥林嫂的悲劇的社會性☆

祥林嫂這樣勤勞、善良的勞動婦女，在舊社會裡却不能在最低微的生活中平平安安地度過一生，那個社會注定她的一生是悲劇的一生。從她走向生活的第一步，沉重的悲哀就壓在她身上，她年紀輕輕地就守寡了。封建道德的守節思想使她不好再嫁。但如果能夠這樣，她也算“幸運”了，然而舊社會的家族制度以及她的低下經濟地位，又不給她以守節的“權利”，她被強制地出賣了。在封建社會中，就是這樣，人們一方面要女人三從四德，守節終生，另一方面又可以任意支配她，強迫她再嫁；一方面講究仁義道德，

另一方面又可以買賣活人。兩方面都是老規矩，雖然極端矛盾，却可并行不悖。因為這些規矩，反正都是封建統治者一手製造出來的，都是有利於男權，有利於封建統治者的。這裡充分暴露出封建禮教的不合理和虛偽。在這一連串暴力面前，祥林嫂掙扎過，但個人的掙扎無法抗拒整個社會的黑暗勢力，她失敗了。就是這樣，她也還有過著平凡的勞動生活的希望，然而整個農村的社會環境，把她繼續推向痛苦的深淵先是疾病奪去了她的丈夫，不久狼又吃掉了她的阿毛。她被大伯趕走之後，走投無路；然而她還掙扎著，拖著受傷的靈魂，生活下去。她還有希望，希望靠出賣自己的勞動來維持起碼的人的生活。可是，魯四老爺、四嬸以及在封建宗法制度下被封建禮教和迷信思想所毒害的所有麻木了的人們，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認定她是有“罪”的人，甚至她也模模糊糊地認為自己有“罪”，這給她精神上一次又一次的殘酷的折磨。當她盡了最大的努力捐了門檻還不能贖“罪”時，她最後絕望了。她的一切生路都絕了。她從精神到身體都給徹底地毀滅了。

祥林嫂的真正悲劇，在於雖則受到封建禮教的壓迫和迷信觀念的毒害而毫不自覺。她也和人家一樣地覺得有“罪”，而且無法救贖，不但在人間不能做人，即在“地獄”裡也要受到永劫不復的懲罰，甚至她那兩個死了的丈夫也不會饒恕她的“罪過”，可見封建禮教和迷信觀念的毒害，深入骨髓。

封建的政權、族權、神權、夫權，是束縛舊中國人民，特別是舊中國農民的四條繩索。如果不推翻舊中國封建的政權，也無法動搖族權、神權、夫權。祥林嫂正是被這種無形的繩索活活勒死的。她的命運正是舊中國廣大農村勞動婦女的命運。只要封建政權存在一天，這些勞動婦女就隨時都有走上毀滅道路的危險。

祥林嫂是個封建宗法社會裡被辱侮與被損害的勞動婦女的悲劇的典型，她所處的社會環境是二十世紀初期中國農村的典型環境。

· 資料室 ·

(上接 5 頁)

，感情上好像微微一震，於是「我也立刻被這笑聲所驅逐，回到自己的房。燈火的帶子也即刻被我旋高了。」

『小飛虫』又是隱喻著青年們，然而却是指那些勇猛地有所追求的、戰鬥着的青年了。他們雖然是那麼弱小，然而却是那麼勇猛的向燈罩上丁丁響地撲撞，他們為了追求光明，向真理之火撲去，而或甚至為了真理之火而犧牲，所以說「我以為這火是真的」，投身以真理之火，而以火去照耀世界和人類。這是至高至上的戰鬥精神。魯迅先生被這種精神所感召了，他想起「

猩紅的槍子開花時」(革命到來的時候)，他自己(櫻樹)也「又要做小粉紅花的夢，青葱地彎成弧形了……」。而當「我又聽到夜半的笑聲」(他感到自己剛才那種孤獨的心境時)，便「趕緊砍斷我的心緒」，這時魯迅先生他的感情是怎樣地被激動了。他以最大的虔敬和感動，「對着燈默默地敬奠這些蒼翠精緻的英雄們。」

一個偉大的戰士，在那靜寂的秋夜，向黑暗投出他無比的憎恨，默默地向着這廣大的新生代致着敬禮，致着祝禱。這就是魯迅先生，——中國青年的導師呵。

三、表現方法

這一篇抒情散文，也可說是一篇壯麗的詩。首先作者所抒發的，是那是一種真摯而深遠的感情，使我們完全可以接觸到魯迅先生那種廣闊的歷史胸懷，和那一般瑣屑屑抒洩着個人感傷的散文是不能同日而語的。這篇作品之所以那樣感人，主要是在作者具有那樣一種偉大的感情。至於說這是用近乎象徵的手法，也並不是說這是象徵主義的作品，作者大概是在一個秋夜裡確實有過這樣感覺，而把他周圍的環境事物和他的感覺想像連結起來，寫出這篇作品。這種寫法沒有深刻的思想感情和高度修養的人是不容易達到的。

鬼子

越南——英德

深夜，三叔兩口子還沒睡。三叔年近四十了，三嬸比他小兩三歲。三叔靠着柱子坐在地下的席子上，兩腿伸直。兩口子坐了很久，誰也沒有說話。驀然間三叔在席子上捶了一拳，說：

“就這樣，我已經決定了！”

三嬸仍然一聲不吭。淚珠兒突然從眼角涌出。哨所那邊不時傳來“砰砰”的槍聲。在“戰略村”裡，人們對槍聲聽多了，也就習慣了，所以三叔兩口子並不怎麼留意。在漫無目的射擊停止而三叔兩口子又靜默無言的時候，可以聽見睡在竹榻上的年方十七的阿忠的均勻的鼾聲。忽然，三叔曲起雙腿，伸個懶腰站起來，走近木板床。三嬸趕忙站起來跟着，小聲地問：

“那你打算啥時候讓孩子走呢？”

“說不定。可是不會太久了。等我跟老四商量一下，哪天晚上輪到他站崗就讓孩子走！”

“天呀……”三嬸脫口叫了起來。

“什麼天呀地呀！婦道人家眼淚就是來得快。我問你，難道叫阿忠留在這兒，讓他們抓去當兵，你才高興嗎？”

三嬸楞楞地站着，涌出的淚水沾濕了揩淚的手背。她知道丈夫的脾氣，他決定了要做什麼事是很難攔阻的。

半個月之前，三叔把孩子的事兒提出來跟三嬸商量，他說，再不能讓阿忠留在“戰略村”裡了，要想辦法把孩子送到外面去。三嬸問到底要讓孩子到哪兒去？三叔貼近她的耳朵說“到解放區去！”三叔還會這樣對她說：“對誰也不能說，教他們知道了就糟啦，就是小忠也先別對他說，以後讓我來告訴他。你只管給他準備準備，衣服要是破爛了就給他補一補，家裡存的那兩百塊錢別動用，讓孩子隨身帶去。咱們家只有他一個……這我知道，可我已经想透啦。這小子長得結實，又快到當兵年齡，像一塊香餌擺在敵人眼前，早晚他們是會吞嚥的……所以，咱們要先作好安排。讓他去跟弟兄們一起，他會成人的。他一定要扛槍，但這槍要朝着禍國殃民的那些傢伙的腦袋開，這樣就是他死了我也甘心。”

三嬸開始聽丈夫講這件事的確嚇了一跳。在這滿是兇惡的豺狼的“戰略村”里，聽到這樣的話怎不

教人吃驚呢。可是經反復思考，她又覺得丈夫說得對。他們兩口子結婚已經多年了，只生下這個小子，今年十七歲，敵人早晚要把他抓走，事情是明擺着的，難道能等人家來抓嗎？不過，雖然明知道丈夫講得對，三嬸心裡老是難過和不安。這些天她總失眠，一躺下就想起十七年前的一個晚上她怎樣生下孩子、孩子怎樣呱呱啼哭的情景。那天晚上，是一個人民軍的護士在法軍新建哨所的槍聲中給她接生的，連孩子的尿布也是部隊送給的。那時候，三嬸兩口子剛擺脫當長工的生活，他們穿的還是用麻袋縫製的衣服。生下孩子的第二年，革命政權分給他們兩口子兩畝地，從此生活有了起色，他們把孩子養大了。

三個月前的一天，在敵人的刺刀下，三嬸擦着眼淚離開了心愛的土地。當時有個壞蛋爬上她家的屋頂要拆房子，被三叔拉得不省人事。隨後他們一家人就被趕進了“戰略村”。在這個“戰略村”裡，他們一家人過着囚徒般的生活。平日苦難的威脅不必說了，今天他們又擔心兒子被敵人抓去，這種危險對三嬸兩口子來說的確是可怕的，雖然這不是可以殺害他們的尖刀、槍彈，但它却折磨撕裂着他們兩口子的心。

“是革命給了咱們土地，咱們才能養大小忠的。現在難道讓敵人抓小忠去當兵，把槍口朝向革命嗎？難道這樣來對待革命嗎？”

丈夫常常這樣說，三嬸從來沒有反駁過丈夫的意見。近一星期來，三嬸暗中給兒子做着出走的準備，但她內心總感到痛苦。母親要離開自己親生的孩子而不知什麼時候才能重逢，這種痛苦是難免的。

三叔已在木板床上呼嚕呼嚕地打起鼾來了。三嬸躺在孩子身旁，眼睛直瞪瞪地老不能合上，她坐起來，在燈光下，望着酣睡中的孩子。天熱，小忠光着身，鼾聲均勻有力。趁孩子正酣睡着，三嬸輕輕地托起他的胳膊捏了捏，多麼結實的手臂呵，他已從一個小孩長成一個健壯的青年了！把孩子的胳膊輕輕放下之後，三嬸從竹榻角把針線筐拿過來，又站起身把燈拿近眼前，坐下給兒子繼續補那件破上衣。她穿着針，淚水流濕了臉頰。在這丈夫和孩子都睡熟了深夜，她獨自哭了一會兒。“民衛隊”不時“砰砰”的打着槍，村街上和屋檐下，不斷地傳來四出搜查和刺探情況的偽公安人員的咯噠咯噠的鞋聲。村裡人家一片靜寂。“戰略村”的寂靜和一般村莊的寂靜是截然不同的。這是一種叫人毛骨悚然的、強制的和陰暗的寂靜。四個哨所照射出來的四道燈光活像魔鬼的眼睛，鐵絲網的倒影隱隱約約地映現在深壕的水面上。

× × ×

“我要跟你講的事就是這樣。你看能不能去？”三叔把事情講給孩子聽了之後，這樣問道。

小忠坐着一語不發，只是對他爹看了看。三叔見兒子不搭腔，就接着問：

“怎麼啦，是不是害怕了，不敢去？”

小忠唰地站起來，眼睛不看他爸爸：

“我才不怕呢！您所講的我也想過了，我正想走哩。幹麼要夜裡走，我偏要白天走，怕誰呢？”

“嘿！怕他們看見呀，你這個大傻瓜。夜裡走保險些。我已和老四商量過了，晚上輪到他在‘戰略村’大門的哨所放哨，他放你出去。等你走遠了他就放槍報警，那時我也大聲喊叫，說你逃走啦……”

小忠覺得爸爸的話有道理。他尋思了一會兒便說：

“我走後，那班傢伙一定會來找爸爸媽媽的麻煩的。”

三叔說：

“嗨，這不用你擔心。只要你能逃脫就行啦。至于我，他們再打我幾槍托我也受得了。爲了讓你脫身，幾槍托沒有什麼。”

小忠坐了下來，一動也不動，眼睛不斷地眨着。他想想離開家以後沒有人給媽媽撿柴了，她老人家一定會哭。想到將要走上道路，他覺得心裡很舒暢，可一想到家裡他就有點兒焦慮不安。這時他的心情真是喜愛交集。他還這樣想像自己參軍後的事：將有那麼一天他回來解放媽媽、八嬸、五叔以及小善、小桂等小朋友們，那時這裡的“保安團”、“民衛隊”他全不放在眼裡，他將把“戰略村”的籬笆統統推倒，除了像四叔、瞿九哥等自己人以外，抓到的偽軍他都把他們浸在水裡……。事情還沒有個影兒哩，小忠的腦海裡已經勾畫出非常熱鬧的場面了。他正想着，又聽見爸爸說：

“到了那裡以後，要動動懇懇，曉得嗎？要吃苦耐勞，這是最主要的。能參加部隊更好，不然，當聯絡員也行。不管交給你什麼工作都要做，曉得嗎？”

三叔老是重複着“曉得嗎？”這幾個字。小忠不喜歡他爸爸這樣反復強調，這些事情他都懂得了，而爸爸却還嘮叨個不停。幹革命就得吃苦，這有啥可怕的。泅過江，蹚過水田，涉過沼地，樣樣他都幹過。挨兩三天餓他也挨過。咳，餓肚子真不好受！但小忠暗自下決心：要盡力忍受，人家能做的事自己也要做到。他坐在屋裡，目光穿過鐵絲網和還沒有修好的“戰略村”的障礙堤，望着一條江和田野盡頭的一座碧綠的樹林，那樹林就是他從前住過的新協村的鄰村——美協村。他泅過那條江，越過田野就可以到達那座綠色的樹林了。那條江他已經游過多次，來回游四趟也不會累。至于那片田野他一口氣就可以跑完。小忠很有把握地認爲他將能很順利地通過這些地方。

三叔見兒子老是坐着向屋外漫無邊際地瞭望，又囑咐道：

“最主要的是……”

“又是最主要的……”小忠心裡想。

“最主要的是要有膽量。”三叔接着說，“咱們打美吳集團靠的是精神。它們的兵是不打就跑，而我們的部隊是不等下令就沖鋒……”

小忠瞟了他爸爸一眼，暗想：“不等命令就沖鋒，那還不得送命！”他雖這麼想却不敢反駁，雖覺得好笑又不敢笑。他爸爸的脾氣是很急躁的，有幾次因爲他頂咀，被爸爸追着打，他都跑得上氣不接下氣。然而他從不怨爸爸，爸爸是十分疼愛他和媽媽的。爸爸是個不愛表露感情的人，不喜歡表現出疼愛妻兒的樣子，只把對妻兒的愛放在心裡。而媽媽却愛哭，媽媽對他的事總是顧慮重重，他走了，真不知道媽媽要哭成什麼樣子哩。他也想過，爲什麼媽媽只生他一個，如果他有個像八叔家的小桂那樣的妹妹多好，這樣即使他走了，媽媽可以和妹妹在一起，減少些寂寞。現在，在他離家之前的時刻，爸爸的話聲忽高忽低地囑咐他，媽媽還在廚房裡操勞。噢，媽媽炒的什麼菜這樣香？也許是他最愛吃的鮮蝦炒米粉吧？這個“戰略村”裡沒有蝦，他很長時間沒有吃這個菜了。住在協村的時候，他倒是經常吃這個菜的，那時只要他肯下到水渠裡，一會兒就可撈到幾十隻綠線蝦。但在這裡，他只好忍住饞。今天早上，媽媽再三請求，僞公安員老二才准許她到市場上買回一點蝦，價錢貴得要命，八隻蝦就化了十五塊錢。

三嬸正在擺着碗筷，忽然門外響起了咯噔咯噔的脚步聲。小忠向門外一望，僞公安員老二已站在門口。老二雙手插在西裝褲袋裡，大聲喊道：

“喂，三都，今天晚上去學習。學習‘招安政策’，很重要呀！”

沒人回答，老二又大聲叫嚷：

“屋裡的人都死光啦，怎麼沒人回答！”

“我在這裡呀。”三叔答着，但仍在屋裡不出去。僞公安員說：

“爲什麼不吭聲。喂，我再說一次，晚上到辦事處聽講話，懂得了吳總統的政策以後，親戚朋友中有跟隨‘越共’的就把它們叫回來……嘿，炒什麼東西這麼香噴噴的呀？”

“今天沒米了，炒點米粉頂飯吃哪，二先生。”

“嘿，炒米粉頂飯吃，真够闊啊，先前叫你們到這兒來，你們還擺架子哩！”

“說闊……也够闊……”

僞公安員截斷三叔的話說：

“吶，吶，又要講怪話啦！”

僞公安員走後，三叔喃喃自語道：

“又是‘招安’！沒見把誰招回來，過兩天我讓小孩子跟‘越共’去，給你們看看！”

吃完午飯後，三叔讓小忠把筆墨拿出來，又讓小忠站在門口望風。他想，不能讓自己的孩子空着手去，把自己的獨生子交給革命，他應當捎上幾句話，這

是他作父親的分內之事。他拿起筆蘸了墨水，剛要下筆下信，忽然有一種非常神聖的感情湧上心頭。他這時的心情像在解放區逢紀念日向國旗敬禮或到烈士陵園裡掃墓焚香時的心情一樣。這種感覺使他的眼皮熱辣辣的，手中的鋼筆老是顫抖着，坐了好久一個字也沒寫出。

寫不出來的另一個原因，是三叔向來很少寫信。怎樣講才講得清楚，讓同志們懂得自己的意思、自己的情感，這真不容易呀。他想着先應該寫“我們夫妻只有一個小鬼子……”可這樣寫就不妥當了，給革命寫信却像在家裡那樣把孩子稱為“小鬼子”是不行的，應當這樣寫：“我們夫妻只有一個孩子……”想好之後，三叔坐在木板床邊，曲着腰，一筆一筆地細心寫着。一聽到小忠的咳嗽聲，他就把正寫着的信藏到床蓆子下面，過一會兒看看沒有動靜，才又拿出來繼續寫。就這樣，一直到下午，三叔才把這封信——一個農民一生中從未寫過的這樣的一封信寫完了！

* * *

這天，三叔家的晚飯吃得早。三嬸捧起飯碗，就覺得喉嚨梗塞，吃不下去。小忠吃飯也不覺得香。只有三叔還是像平時一樣坦然地吃着。三叔用比平時親昵的口吻對孩子說：

“盡量多吃一點兒吧，這是你媽媽最後燒給你吃的一頓飯啊！”

三嬸聽丈夫這麼一說，再也忍不住，用袖筒連連揩着眼淚，放下筷子，走到木板床坐着，抽抽搭搭地哭起來。小忠把剩下的幾口飯扒完也站起身強作平靜地說道：

“好了，媽！別哭了。我走，你應該高興才對呀……天黑啦，我的包袱呢？”

“在這兒！”

三嬸拿出用條布圍巾包着的包袱，遞給孩子。圍巾是三嬸平日用的，小忠抱着包袱，蹲在地上，聞到從圍巾上散發出的熟悉的汗味。媽媽的這種終日辛勤勞動的汗味兒，突然使兒子的內心感到有一種難以描摹的激動。小忠知道媽窮，買不起新的圍巾給他，眼淚也不禁奪眶而出，但他立即把臉轉向暗處，不讓媽媽看見。他暗自想着：即使跟解放軍走遍天涯海角，也要保存好這條圍巾，一定不讓它丟失——這樣，媽媽就像在自己身旁一樣。

媽媽也蹲下來，把一個小紙包塞在小忠手裡，說：

“這是錢，你拿去用吧……”

小忠打開小包，看到有四張五十元的紙幣。他只拿了一張，把剩下的交還給媽媽。他說：

“我到了部隊上，您就別擔心啦！”

媽媽不同意，說了半天，兒子才肯再拿五十元，一共拿了一百元。

三叔吃完飯就出去了，過了一會兒他回家來說：

“我已跟老四接好頭了！”

“可以動身了嗎？爸爸。”

“還不行，要晚一些才能走。這個，你拿着……”

三叔把信交給孩子，又吩咐道：“要藏好，到了美協村你把它交給九心叔，他是那裡的支部書記。如果碰不到他，交給部隊或游擊隊也行。我再說一遍，等一會兒，你一直朝大門走出去，那裡是老四站崗，別怕。你過江時就可能聽到槍聲，那是老四開的槍，你盡管鎮靜，別擔心。有一點要注意的是，走過了樹叢就別再在路上走了，要下水渠裡走，因為鄉親們在路上設有板桩坑，走不得……”

三嬸聽丈夫這麼說，臉上露出擔憂的神情。小忠却說：“行啦！”

約莫一個鐘頭之後，小忠離開了家。他爸爸站在家門口給他看動靜，他走了一會兒轉過頭來，看到媽媽還站在台階上，他斷定媽媽一定是在不敢放大聲地哭着。

……小忠走到“戰略村”的大門，門開着一道縫，沒有上栓，他輕輕地推開門，擠出去，加快腳步，不大工夫就走出了最後一道鐵絲網。到了田邊，他把包袱揹在背上，開始跑起來，風兒起勁地吹着，真涼快啊！跑了一段路，停下來喘氣，他吸着清新的空氣感到很舒適，和在“戰略村”裡大不相同了。

到了江岸，小忠把衣服脫下包在包袱裡，一手托着包袱向對岸游去。果然，正像他爸爸所說的，當他快游到對岸的時候，就聽到“砰”的一聲槍響。由於這是事先知道的，所以他鎮靜如常。他爬上岸一邊拿出衣服來穿好，一邊回頭向“戰略村”看去，只見哨所裡燈光閃閃，手電光縱橫交錯地照着，他心想：“準是那些傢伙正在搜捕我呢！”

小忠走到林沿時，夜已深了。他按照爸爸的吩咐，又脫下衣服下了水渠，水只深到胸部，他浸在水裡蹓了一段路，突然渠岸上傳來一聲吆喝：

“誰？”

“我。”

“‘我’是誰？”

“我……我打‘戰略村’來的，讓我上去吧……”

一個黑影出現在渠岸上，接着又是一個。他們的槍口指向水渠，一道手電光直射在小忠的臉上，照得他睜不開眼。只聽後出現的那個人說：

“只有一個人……一個小弟弟。”

“你打‘戰略村’來的嗎？還有誰？”

“沒有了，就我一個！”

小忠邊回答邊爬上渠岸。他很快穿好衣服，問九心叔在哪兒。那兩個人說九心叔不在家，其中一個走近他身邊，小聲地問：

“老弟有什麼事呀？可以告訴我們嗎？”

熱 愛

生 活

◎紅樺◎

我從來沒有比今天更熱愛生活。

多少個陰沉的日子，我向着個人圈子裡鑽，追求名利得失，碰到頭焦額爛；多少個頹喪的早晨，從夢裡醒來，我坐在床沿沉思，嘆息：「唉，又要開始一天苦悶的生活！」

可不是嗎？每天都對着那樣的臉孔：一張張被生活重壓壓得綑緊的臉孔，很少有笑容。我心裡有無數的疑問；他們的生活，為什麼總是這樣的貧困，痛苦，潦倒，雖然他們付出的勞力比別人還要多！

這樣的日子使我想到徬徨，使我披上重重的憂鬱，使我增加許多感歎、許多幻想！

我深深地感歎：這些善良的人們，為什麼把命運交給神、交給運氣，整日沉迷在賭博裡，希望有一天早上，當夢裡醒來時，就懷着大把鈔票，再也不用對生活愁眉苦臉了！可是，這種日子幾時會降臨呢？又怎麼會降臨呢？

有時，我讓思想插上雙翼，奔向那遠方，那裡陽光燦爛，百花齊放，歌聲、勞動、歡笑，是生活樂章裡的每一個音符，你再也找不到憂鬱、悲傷，流淚的影子，雖然這日子一定會到來，可是，在什麼時候呢？

嚮往那美好的日子，我更加厭倦這樣的生活了！

於是，我的生活沒有陽光，沒有歡笑、沒有勇氣，沒有力量！

痛苦像一條毒蛇，緊緊地纏着我，我幾乎感到絕望，幾乎掉進了一個見不到底的黑暗的深坑裡。

就在這時候，朋友拉了我一把，將我喚醒了：「人們並沒有全部死去，已經越來越多人懂得什麼樣的生活有意義，什麼樣的青春最壯麗；懂得怎樣去生活，怎樣去奮鬥，怎樣去創造一個幸福的明天，我們不但要自己振作，還要去喚醒更多的人！」

可不是嗎，高爾基就曾經說過

：「我們的目的是要鼓舞青年熱愛生活。對生活滿懷信心。我們要在人們身上培養英雄主義精神。」困難是有的，但它們是考驗我們的意志的試金石。」真正的英雄，在困難面前是不害怕的。越是困難的地方，越是要去，我們就是為了戰勝困難，克服困難而去工作、鬥爭的。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我把憂鬱抖落，把悲哀趕走，都滾蛋吧，一切墮落、個人的、消極的思想！

善良而勇敢的人們啊，已經漸漸地把頭抬起來，挺起胸膛，走在大路上。

明天，將是陽光燦爛，百花齊放！！

啊，生活，多麼可愛！

我從來沒有比今天更熱愛生活。

小忠思索了一會兒，點頭說：

“可以。”

“到屋裡去吧！”

小忠跟着一個人走進屋裡。這人點上燈，把他端詳了一陣，然後叫醒一個正睡着的人。被叫醒的人揉眼睛問：

“有啥事啊？”

“報告，有個小弟弟剛打‘戰略村’出來，他要見九心叔。”

“他在哪兒？”

小忠大胆地回答說：

“我在這兒！”

說着他從衣袋裡掏出爸爸的信，遞給那位同志：

“我爸爸叫我把這封信交給九心叔，如果碰不上他，交給部隊或者游擊隊也行。”

接信的正是部隊某單位的指揮員，他把信湊近燈邊看，看了幾行，他那對濃密的眉毛緊蹙着。這封信是用紫色墨水寫的。筆劃彎彎曲曲，字又大得出奇。

親愛的解放革命兄弟們：

我們夫妻只有一個孩子。因為環境所迫，我們不得不住在“戰略村”裡。以前革命會分給了我們土地，日子過得不錯。我十分感謝黨和革命對我的恩情。今天我的孩子（拿這封信的）已經長大了，我不能讓美吳匪徒把他抓去當兵打革命，那是我不能忍受的事。所以我們夫妻倆從“戰略村”把這個獨生孩子交給革命，完全獻給黨。他還幼稚，希望弟兄們多多教導他，讓他成人，我們夫妻倆將十分高興。

貧農 阮文三敬書

在這封信的末尾，除了簽字，還押着手印——大姆指和食指印，印墨大概是用鍋灰和椰油拌製的。看完了信，指揮員興沖沖地走到小忠跟前，兩手抓緊小忠的雙肩，好像剛才沒見到他似的，說道：

“是你吧？你爸爸讓你到這兒來的，是不是？”

小忠微笑着點頭。指揮員接着說：

“我會聽你九叔提過。行啊，你就住在這兒吧，也許咱們今後就在一起啦。現在夜深了，咱們睡覺吧，明天再說。我的蚊帳很大，你到我的床上睡吧。”

爲工農羣衆服務不能忘！

我也談談「尋職記」

米杜 吁米

爲工農羣衆服務是當前文藝工作者的必然任務，因此作爲一個文藝工作者，不論他在寫詩，寫小說，都必須服從這個要求，堅持這個立場，執行這個任務！

顯然的，這就是好壞文章的分水域，這就是不容狡辯的寫作準則；那篇文章能做到服務於工農羣衆，那篇就是好的，成功的文章；那一篇做的不够，那就是不理想，不成功；那一篇違反這個原則，那就是反工農羣衆，那就必須遭到批判！

高粱君的「尋職記」是怎麼樣的一篇文章呢？小山君對「尋職記」的評論又做到了些什麼呢？

關於「尋職記」的毛病，小山君是作了相當的評述（我們不準備在此重覆）；然而，却把最根本、最嚴重的問題忽略了！

站在爲工農羣衆服務的立場上，對一切危害到工農羣衆的東西，不論其程度大小，都是應該抨擊的！因此，我們有必要向羣衆負責，把「尋職記」的根本問題揪出來！

首先，我們要否定：「尋職記」是在良好動機底下寫成的！（小山君語）相反的，却是不良好！

一篇文章的動機好壞，根本就是決定在作者是在爲誰服務！我們絕不能被一些用作襯托的情節所模糊而看成是寫作的動機。就如某些反動的文章，也有拉到反戰，失業或工傷的情節，我們是不能根據這些斷言爲良好動機！

從「尋職記」的開頭到結尾，我們確實領略不到對工農羣衆的絲毫的愛；如對作爲「我」的母親的洗衣婦，作爲父親的三輪車夫以及排長龍的失業者，同時也體會不到對形成反動統治的「政府人」的半點恨！（其實「我」本身就是希望做「政府工」的人）文章根本把羣衆遠遠地拋開，而只是如爲一個消極、懦弱的知識份子服務；在爲他抒發他的奴顏婢膝的思想感情；在爲一個應該抨擊的知識份子訴苦！因此，從根本上，作者本身就沒有爲工農羣衆服務的動機，代之，却是爲一個人！（這顯然就是作者本身）總之，這不但沒有良好的寫作動機，而且這是一篇以私字當頭的文章！且讓我們看看文章的片斷吧！

「晚上，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着覺，我想，文憑考不到，政府工是沒有希望的……」「……懷着羞怯的心情去福利部，心裡七上八下地忐忑着，生怕遇見熟人……還好，沒遇見朋友。」「輪到我時（會見政府人——筆者按），我就裝得必恭必敬地坐在他（政府人）對面……」「我忍着淚，再次求他……」「……我三步併兩步地跑出福利部，在大門外，不禁感慨萬千，眼淚不期然地奪眶而出。」

這是怎麼樣的貨色啊！這是在毒害人們的思想感情，這是在奴化讀者！站在工農羣衆的立場上，我們是不允許這種有毒的思想意識傳播的！我們必須批判！這不單是針對文章本身，而且是作者！

我們要嚴厲地向高粱君指出：沒有爲工農羣衆服務的思想感情，是寫不出爲工農服務的文章！要有爲工農羣衆服務的思想感情，他必須老老實實地走到羣衆中去！

最後，讓我們再次重申：作爲一個文藝工作者，不論他在寫詩，寫小說或寫評論，也不論他是老作家，年青的作家或剛開始寫作，都必須服從爲工農羣衆服務的要求！都必須堅持這樣的立場，執行這樣的任務！

燒 烩 工

驕陽曝曬着大地
柏油路蒸發着陣陣熱氣
燒烩工蹲在車裡燒烩
滿身汗下如雨

汗水濕透了衣裳
混濁的烟薰得頭昏腦漲
淚水迷濛中
炙熱的火不覺燒到了手
燒烩火不停地行進

燒紅的鐵爆出點點火星
青春也該發出美麗的閃光
如今只能賤價地出賣

無數汽車經過他修理
他不知烩補過多少破洞
貧困生活的千瘡百孔
能幹的雙手却無法填補
想起來該憤恨還是悲哀
這樣的日子很快會到來
當眼力不濟手脚不靈
就會像無用的舊車被拋棄

@
丘克難
@



一篇歪曲事實的報告書

星加坡娼妓調查報告

甲荔茵甲

當人類進入階級社會以來，娼妓這個社會問題便一直存在，雖然很多人企圖解決這個問題，可是近代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下，非但沒有解決的辦法，反而變本加厲的成了商品般全面發展起來。這是否說明這個社會問題沒有解決的可能？不，決不是不可以解決，只要我們睜開眼睛看看，目前許多國家已經徹底的解決了這個問題，他們解決的方法是怎樣的呢？只要我們細心的分析一下，不難的得到答案，我們知道，娼妓是一個社會問題，是階級社會的畸形產物。如果要徹底的解決這個社會問題，一定要向社會制度下手，要徹底的剷除產生娼妓的社會基礎，才能够全面的解決這個問題，離開了這個基本原則，任何方法都不過是一些不能兌現的空頭支票而已。

八月廿九日，星洲日報登載了一篇南洋大學政治與行政系同學有關“星加坡娼妓調查報告”，雖然這只是全篇報告的一部份，不過也足以看出有關人員對這個問題的態度，尤其是在報告的最後的“建議與結論”部份，更清楚的表現出來，同時也說明了他們立場與態度。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這篇東西中的一些特別突出的問題吧。

首先他們指出娼妓的存在是有一定的社會歷史及經濟背景，所以要解決這個問題也必然的要“從改良社會環境着手”。這是一個比較可取的辦法，可是他們並沒有根據自己所定下來的原則提出建設性的建議，相反的他們無恥地大聲叫喊“娼妓合法化”，或是為了遮羞而美其名為“管制化”，這不是自欺欺人，掩耳盜鈴嗎？更為可笑的他們認為禁娼之國家道德水平並不見的高，相反的更低，因此便可以來一個娼妓公開合法化，大概道德水平也就可以提高了吧？其次他們認為完全合法化會引起“鼓勵婦女進入賣淫業或鼓勵現有妓女，繼續幹此行業，使妓女從良的機會減少。”因此來一個有條件合法化，並發執照給現存之“娼妓和妓院”，同時“對申請執照的妓女，應加以嚴厲的審察”，這樣難道不是變相的在鼓勵婦女操職業嗎？在有保護下操業便可以增加妓女從良嗎？其三他們也希望妓院合法化後，應該多多集中在軍營，碼頭及海員聚集的地方，同時更要建美觀大廈或多層建築作為公開妓院，這樣又不妨害市容及衛生，一舉兩得

，由此可見他們的目的並不是在消滅娼妓，而是要用人民的血汗錢來建美觀的大廈來經營其“合法”的不可告人之醜事，至於把妓院設在軍營附近，這和某些設有軍妓設備的國家有異曲同工之妙嗎？我想如果這樣下去大概不久便有人要跳出來大喊其“妓女救國論”了。再者如果用商人的眼光來看多設妓院在軍營附近，碼頭及海員聚集的地方，可以使到財源廣進呢。但是我們則要問，這樣是否可以提高道德水平嗎？請問這樣做是否會沾污了我們的土地？同時這樣做不是很清楚的在污辱廣大勞動刻苦的勞動婦女的人格嗎？我相信只要是富有正義感的人們無不感到憤怒，尤其是廣大勞動婦女。

另一個最令人不能忍受的是他們根據所謂“調查結果”；“有六十六點五巴仙的被訪問妓女贊成公娼制度之設立，這一點也值得有關當局注意的”。他們以這個藉口來支持那無恥的勾當“娼妓合法化”，同時也企圖誤導那些認識不深的人們，使他們錯誤的認為妓女們都是一群無恥的賤貨，自甘墮落的人，她們下流到贊成公開賣淫。在這樣的大前提下，便可以進一步的肯定女人是弱者，不是可以成立了嗎？女人是男人的附庸品也是可以成立的。這簡直是對廣大勞動婦女的一種莫大污辱。其次我們要問，你們是否已經調查過全星的妓女？這六十六點五巴仙只不過是你們調查對象中的少部份多數，你們的代表性是成問題的，又怎麼可以說妓女們都贊成公娼的呢？不要忘記就你們的調查對象中也尚有三十三點五巴仙是沒有意見的，試問這樣果斷的要當局注意這一點，是否科學呢？同時在報告書中懇請當局注意這六十六點五巴仙人的意見，絃外之音不外是要來一個什麼“立法”使娼妓合法化。

最後我們看看這些大人先生們所謂的積極“治本措施”吧，他們提出以教育方法來指導人們，“貫徹道德觀念，宣傳性病的害處和嚴重的後果”。“當人們對娼妓不再有所需求娼妓就會逐漸消滅”。更偉大的他們認為可以使到“最後目標是使賣淫業自動消失”。其實他們所強調的教育方法，在近年來不是作了很多的努力嗎？如什麼性病之類的展覽會也舉行過不少，可是問題依然是嚴重。只要我們小心的看看目前

我們的社會，它無時不在引誘純潔的青年走向歧途，如美其名的旅遊業，旅店，酒吧舞廳及歌廳真令人眼花繚亂，這一切一切都在引誘青年們。再加上黃色電影，書報的影響下，同時正確思想的書報，電影及歌曲完全被禁絕，在這種毫無思想防衛的情形下，黃色毒素更是一日千里。因此他們所提的空洞教育方法，根本無用，所謂讓其自然消滅更是夢囈，而且是在粉飾事物的真像，蒙蔽事物的本質，歪曲解決問題的基本工作必須從社會制度上着手的一種惡毒手段。

另一方面，他們認為經濟原因是少女淪為娼妓的主要原因。不錯，有誰願意出賣自己的靈魂，過這種暗無天日的非人生活，完全是由於他們被環境所逼迫，可惜報告中所提的什麼“設立技術學校”等方案，這根本上是紙上談兵，君不見目前正規的“工藝學校”，“職業學校”所培養出來的所謂技術人員尚在彷徨中，以此來看再設一些什麼技術學校來訓練妓女不是多餘嗎？再者我們看看目前工廠中的女工，每天的工資多數在二元半至三元之間，如果除去車資與茶水飯，所得的不過是區區的一元而已，試問在目前的生活費每天一元多是否可以生活下去？更不用談到養活家人，這樣的技術訓練又有什麼作用呢？有關第三項培養勞動神聖的觀念，這更是一個自欺欺人的建議，不錯，商品社會中是金錢掛帥。可是真正的勞動者在商品社會中非但受不到重視，同時更是一群吃不飽餓不死的特權階級的奴隸，這樣如何使人有勞動神聖的觀念呢？同時我們知道社會對人們的意識有決定性的作用，在什麼社會下必然產生出那種意識，所以如果脫離社會來談什麼勞動神聖，目的不外乎想利用這個美麗的藉口來麻醉廣大人民而已，使人們忘却鬥爭目標，盲目的提倡勞動神聖，其實勞動者不被尊重是人剝削人的社會制度下的必然產物，只有通過群體的力量，徹底消毀這個舊社會制度，勞動神聖的觀念才會正確的確立下來。

總之娼妓的產生是商品社會下的必然產物，它的產生完全是基於不健全的社會制度，所以我們如果要解決這個問題只有徹底的改變這個社會，同時我們也要了解，娼妓和千百年來的婦女被封建所奴役，壓迫是有血肉相聯的關係。而婦女們要打破這千百年來無理的加在婦女身上的枷鎖而得到新生與自由，只有團結起來徹底的打倒腐朽的舊社會，建立一個沒有人剝削人的公平合理的新社會，這樣妓女的新生才有希望。娼妓這個污辱性的字眼才可能永遠的退出歷史舞台。

其次要談的是有關寫這種調查報告的態度問題，我們知道一個人不論講一句話，做一件事都有一定的目的，決不會沒有目標而盲目的亂撞。所以我們做任何事情前，必有一個明確的目標。決定目標的方法也就是決定要為誰服務，要站在什麼立場上說話的問題，我們看完了這篇登載於星洲日報的報告書，尤其是在建議與結論方面，很清楚的可以看出，這篇東西並不是為苦難中打滾的妓女說話，寫出他們被剝削，欺

壓及殘酷現實逼迫的悲慘遭遇，指出她們應走的正確道路，而是企圖通過所謂調查達到所謂“娼妓合法化”，把一條更堅固的大鎖鍊加在這群被摧殘的婦女身上，使她們永遠的受到“合法”的摧殘，吸盡她們身上的最後一滴血。他們所提的“娼妓合法化”，說穿了是使妓女們永遠的在“合法”的妓院中，“合法”的受人欺壓，“合法”的過其非人生活，永遠不可能起來反抗不合理的社會。所以我們總結一句話他們是為落後腐敗的舊勢力效勞。絕對提不出什麼有利於不幸人民的建議的。

（接
23
頁）

給青年學子幫助的只是使年青人失去青春活力，成為“談吐文雅之士”的廢物，這樣便可以“落筆成文，自然風趣橫生”，這種“指導”，使人們意志消沉，附庸風雅，流於低級趣味，逃避現實及隱居桃源的經驗，有不如無，真使人不敢領教。

總之，“北斗”的出現，不但不能反映同學的思想感情及反映現實，其實是企圖毒害同學。她所反映的拆穿來看不過是一小撮人的思想感情或他們卿卿我我的小天地“現實”吧了。以劉瑜這種培養年輕一代的態度與方法，實在令人聞之退避，其次我們再看其中的作品，多數是在企圖歪曲，粉飾“太平”上着手。比如“莫元”的在“傳統下的……”一口氣為同學取了近三十個綽號，這分明破壞同學的感情，進行挑撥離間，使同學們互相猜疑而已。又如“平安夜”、“幾度夕陽紅”則在宣揚消極，灰色，超現實的宗教思想，再如“李慧珍”的“沉默”拆穿也不過是一條象牙蟲在喧叫而已。其他如“梁鉞”的“湖畔”，“慕凌”的“心語”，不是在夢中大叫什麼“相思花又開了”便便是“相思樹下，石椅上，心絃已斷”這一類的情呀，愛呀的廢話。所以總的來看，所謂“這棵文藝幼苗等待同學們群策群力來栽培和撫養”是多餘的，與其讓這樣的一棵有毒的幼苗成長開花結果，來毒害更多的人，不如趁早令它枯謝，以免遺毒後人。

誰是自己人

※ 范江 ※

(一)

機床的車間又發生故障，今早老黃關照過我，那台機必須修理。我沒有空，因為還要忙着送貨，送完貨已接近中午。正當我把機件一件一件拆下來時，姐夫在喚我：

「亞雷，幫我送封信。」

「姐夫，我沒有空呵，還要修理機器嘛！」

「別忙，送完信再來。」

我對於他的「命令」，向來不敢遠抗，不只因為他是姐夫，而且還是廠里的總管工哩！沒有辦法，我只好拿了信就走。

「亞雷，同我泡咖啡，我悶了一肚子氣，硬着頭皮去買咖啡。」

「姐夫，還有什麼事嗎？」

「沒有了，你去工作吧！」他冷淡地說。

我走向車間，把情形說給老黃聽，心里可真不痛快：「豈有此理，每天都叫我做東做西，完全把我當成外人。」

「哼！天下烏鴉一樣黑，這種人只認得錢，管你什麼自己人？」老黃恨恨地說。

老黃的話未嘗沒有道理。自從我進廠工作後不久，我聽到工友們對姐夫發了很多怨言，而我本身也看到了許多這樣的例子：無理開除工人，對女工們毛手毛腳……我真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姐夫會是這樣的人麼？

(二)

我從外面送貨回來，在廠門外就感到氣氛有點不對，平日吵雜的馬達聲不響了，發生了什麼事呢？我走進去，眼前的情景倒令我吃了一驚，華叔滿面鮮血躺在地上，雙眼睜得大大地。老黃和幾個工友在替他止血。我擠開人群，走前去問老黃：

「老黃，發生了什麼事？」

「機器壞了，鐵臂跑了出來，擊中華叔的頭。」老黃指着那台工齡很老的機器。

「我說嘛，舊機器，設備差，怎能不發生事呵？」一個工友說。

這時，老板從辦公室出來了，姐夫跟在他背後。老板看了看受傷的華叔，木無表情地說：「受一點傷算什麼？開工！開工！」

「老板，我看，還是先把華叔送進醫院治療。」老黃說。

「這沒你的事，開工吧！」老板冷冷地說。

「人命關天哪！」一個工友低聲地說。

「不管怎樣，你得先把華叔送進醫院，否則，我

們不能開工！」老黃有點生氣地說。

「你要跟我搗蛋！」老板腦門上的青筋都浮了上來，聲音變得有點顫抖，指着老黃說：「我告訴你，工廠是我開的，我要怎麼做就怎麼做！」

「我也告訴你，」老黃走向前，咬着牙根堅決地說：「工友因公受傷，你一定要給他醫治！」

「你……你……」老板氣得臉色發青。

「好了，好了，亞黃，講話得看風使舵嘛，你嘴上這樣硬，對你也沒好處呵！」姐夫忽然站出來說。

「你這是什麼意思？」老黃忿怒地說。

「沒什麼，你們開工吧，我去叫救傷車。」姐夫說着，跟老板一同走回辦公室去。

救傷車把華叔載走，工友們無不議論紛紛，這件事在我腦海裡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此外我對姐夫的為人有一點不同的看法。老黃說得對：「老板和工人永遠是對立的，因為老板是專剝削工人的血汗。」

(三)

從前，我聽一些女工說，姐夫對女工的態度很輕浮，我不大相信，但後來我不得不相信了。姐夫有一個很不好的舉動，每每召喚女工時，總是故意去碰女工的身體，女工們碍於他是總管工，就只有敢怒不敢言。

「小雷，你姐夫又有新遇了。」包裝部的小唐這樣對我說。

「怎麼會呢？小唐。」

「哼！我親眼看見，你姐夫拼命在追一個新來的女工呢！」小唐講得煞有介事。

「誰呢？」

「小戀！」

「是小戀？！」我幾乎叫了起來，劉小戀，她今年才不過十八歲，剛來這裡做了二個月。這小妮子，怎會跟姐夫搞在一起？然而，事實却總是事實，有一天放工，我看見姐夫跟劉小戀一起走出來。樣子很親熱，我的心中升起一股憤怒……

一星期後，劉小戀沒上班了，聽其他的工友說，劉小戀跟姐夫同居了！

姐夫，多麼醜惡呵！

呵，姐姐，您受騙了……

(四)

這些日子來，我又繼續目睹了姐夫的一些醜行。我按不住心中的憤怒，一天晚上就上姐姐家，把廠里的情形告訴給姐姐聽，誰知道她却哭了。

「姐姐，不要哭，這種人，不值得為他掉眼淚！」

只偶而才路過政府大廈，但對於大廈前那些刻意修飾，以供達官貴人陶冶情思，點綴昇平的花草，我從不曾留神的睇一眼；既沒有那份閒情，更沒有那種雅緻。

最近一次經過那盛氣凌人的大廈，是一個炎陽高照的正午；然而不幸，左手無意間冒犯了一棵「身價不凡」的小灌木，枝葉群於是乎很有些嬌嗔地左搖右擺了好一陣子，看樣兒準是有意引起生人的注意……

驀然，一個高大的深藍色身影，從前方三叉路口急步向我衝刺過來，嘴裡還大聲的吶喊着：「破壞公物？罰款？」我全身猛地一震，不由自主的放慢了脚步；「共和國」的某些新奇法律，我是早已耳熟能詳了。

警官模樣的高子突然指了指我右手後方大路，對我猛喝一聲，一個深藍色的龐然怪物緊接着從我前面兩碼遠的地方閃將過去！

我狐疑滿腹地立定了脚根，順着那黑影望去，一輛流綫型的豪華

不——長——



大轎車已傲然停在一扇大鐵門前。高個子也早就撇下了我，三步作兩步湊上前，躬着腰畢恭畢敬地扭開了車門：一個全身素白、提着公事包的傢伙，從後座急急的鑽了出來，也急急的上了石級；左一推，右一拉：「得！」高個子火箭速度似的關上了大鐵門，耀武揚威地守衛在大鐵門前。

一個老園丁大概注意到我的失措吧，苦笑着從花叢中立起身來，對着我向門那邊呶了呶咀：「不長（部長）。」他說，輕聲地，用不很純正的華語。

「哦，哦，不長。」我唯唯應着，心中利時明白了一半；難怪啊，難怪狗丁照料得這般週到！

我移前幾步，下意識地打量了高個子一眼，揣測他是否有意對我

怎樣，只見他挺胸突肚地守衛着早已深鎖的大鐵門，然而却怒目向我：是在責怪我剛才不「立正，肅靜，迴避」，以致有「冒瀆官爺」之嫌麼？

「哼！」我不肖地回瞪了狗丁一眼：不長，不長，驕橫恣縱而又偏偏「不」長，本已是够傷腦筋的了，何況當今世界風雷激盪，倘使再照料不週而不幸被暴風雨摧殘的話，那狗丁可確確難以坦當了！反觀勞動人民土生土長，豈但天天長，而且長得既粗且壯，敢驅風雷除舊習，可教日月換新天；嗨，嗨，世界者，人民天地也！

我會心地笑了，為勞動人民頂天立地的英雄氣概而深深地自豪，也為鼠輩的畏懼陽光而款款地、款款地碰壁。

」我激憤地說。

「我錯了！我錯了！」

「姐姐——」

「當初，我很天真，我還希望他能轉變過來，我——」

「他是虛偽的。」我打斷姐姐的話：「他靠着權勢，為所欲為，在廠里幫着老板欺壓工人，玩弄女性，我真不明白，妳怎麼會看上他！」

「我也是受他欺騙的！」姐姐大聲地說：「沒想到他的心腸這樣壞！」

「狼心狗肺的東西！」到今天，我才完全明白，姐夫簡直不是人，而是一頭狂暴的野獸……

「我會跟他算帳的！」我要替姐姐這一類受壞人欺騙玩弄的女性伸張正義，我會這樣去做的……姐夫，不！豺狼，等着瞧吧！

(五)

又有兩個貨倉部工友被開除了！

第二天清早，廠門還沒開，大伙兒聚集在廠門前，高聲議論着兩位工友被開除的事件，大家都覺得這是無理的，應該予以反擊。

「工友們！兩位貨倉部工友的被開除並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意向我們工人下馬威，好，既然這樣，我們不能再容忍，大家行動起來吧，以暴抗暴！」老黃

說。

「我們要進行罷工？」一個工友問老黃。

「一定要！」個別的工友回答了他。

於是，一場罷工鬥爭掀起了，我也參加進去。姐夫警告我：

「小雷，咱們自己人，說什麼你也不好參加呵！」

「我為什麼不能參加？」我對他不再客氣了。

「咱們是親戚，你應該幫幫我呵！」

「親戚？笑話！我跟你談不上親戚。」

「你這是什麼話？罷工是犯法的，要坐牢！」他乾脆來這一手了。

「坐牢？犯法？哈！你把我估計太低了，我不會是那種怕死的人！」我一步一步逼近他：「你還配稱做我姐夫？你欺騙了我姐姐，又玩弄劉小戀，你這畜生，我不會放過你的！」

「你簡直是誣蔑，告訴你，你別含血噴人，我會控告你，破壞我的名譽！」他的臉色鐵青。

對於姐夫想怎樣對付我，我都不怕。因為我看到了一條道路，我會走上去的。這正如我堅決參加工友的正義鬥爭一樣，有那麼多工友支持，天塌下來，頂住它。以往，資本家總要擺出一副窮兇極惡的樣子，一碰，就倒下來了，也沒什麼可怕……

我們的兩位工友又回來工作了，這里面意味着些什麼呢？

英文雜誌 介紹本地一本

潮流

·何強·

目前的市面上，很難找到一本內容健康的英文雜誌。隨着本地一本英文雜誌——「潮流」(The Current)的出世，相信在幫助我們那些純受英文教育的同胞們認清世界，研究社會，了解人生方面，將扮演積極的領導角色。

這是本地一件可喜可賀的事情。殖民地教育的最大特徵，是把純潔人性的根除。它教每一個人人都應該講求實際，只要顧及當前自身的利益，不管問題的真正是非。下級盲從上級是這一特徵在生活上的實際反映。

本地受英文教育的人士，現在有胆量站了起來，突破了殖民地主義奴化教育的重重桎梏，開始吐露他們的心聲，這是應該加以鼓勵和支持的。希望它在融合和團結本地中英文教育者之思想方面有所作為。

在眾多的黃色文化讀物中，「潮流」或許不會引人注意，因為它畢竟不是以黃色文字為號召的英文雜誌。正是這樣，出污泥而不染，更能顯出它高貴的地方。

這本英文雜誌「潮流」是在本年六月創刊的。每月出版一次，零售每本三角。想要提高英文閱讀和寫作水準，這是一份很理想的讀物。因為它是針對事實，言之有物，並且用簡單的英文表達出來。雖然在份量上，這本雜誌所收的文章不多，還不能做出舉足輕重的影響力。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潮流」已經在正確道路上點燃了一把火，開始驅走黑暗，帶來光明。好的開始，正是成功的一半。

現在試譯該雜誌第一集第三期社論如下，以饗讀者。錯誤難免，希望高明的讀者給予指正。以下是社論全文：

目前在報紙上所看到的武裝搶劫和謀殺浪潮，已經在公衆人士中引起了很大的憂慮和憤慨。社會賢達會向警方做出呼喚，遏止罪犯世界的當前事情發展趨勢。“罪犯破除專家們”正在罪犯調查局的厚牆裡面絞盡腦汁，翻閱檔案記錄，尋找準嫌疑犯和解決方案。那些持槍携彈的執行法律官員正在以平常的姿態突擊全島各地娼寮和住宅區，以打破他們的匿藏地。

但是，無論這些行動多麼成功，他們將會解決這些嚴重罪行再度發生嗎？或者我們應該接受這是一個高度城市化了的社會的一個重要部份。在這種社會裡，社會地位的競爭已經驅使很多未能往上爬的人終止他們的悲慘生存。甚而事實上發現他們正在社會梯級上滑下去。在這種社會裡，要想飛黃騰達，就得不擇手段。這就是今日的秩序嗎？以我們這種進行率，總有一天是會使到美國的罪犯世界感到慚愧。到了那個時候，我們就可以看到一天中有一兩件謀殺事件，每隔一天，某一間銀行金庫遇劫損失慘重，而每一座高聳的建築物可能成為那些絕望者尋求的出路，隨時表演悲劇的場所。所有這些將發生在一個兩百萬人民的小島上。

爲了要以理性和分析的方法仔細察看問題，我們必須重新檢討過去對我們居住的這個社會所做的種種臆測。應該深入問題的核心尋找答案。我們是住在一個知識被某一階級人所佔據和承繼的社會，憑藉着它，適者才能生存。雖然很多人也許並不了解這一點。期望是很高的，而要達致這些期望的要求也是很高。經濟財富的不平等，再加上普遍性的社會不安穩是不滿的根源。剝削是很盛行的，它甚至享受到法律的默許。對大多數人來說，生命只不過是毫無意義的實體罷了。每一個人人都只爲自己的自私目的而

努力，無視於社會需求。因此，當正常的方法去發財或者想達到個人的目的找不到時，其他的方法將會恢復應用，不管生命和財產的代價。

因此，問題是很深入，因爲它萌芽自核的中心。這並不是一種疾病，只要找出來，對那些愚弄法律者通過誠實的施以法律懲罰，就可以永遠消除的。這是一種病態從整個疾病中遺傳到我們目前的這個社會制度的。只要目前這個制度繼續下去，都病態將不斷的表露出來。根治這病態將意味着全面性的仔細檢查這個制度。由它引起的以個人利己主義爲出發點的古老思想和習慣，將會通過群眾教育得到重新鑄造；由它產生的人剝削人的事實將會永遠的被拋棄。

最近有一系列的電視辯論會，牽涉到來自各學府的一些學生。孤陋寡聞者一看到這些辯論會，將會得到這樣一個印象，以爲民主制度在星加坡成功了。至於誰主持這些辯論會，討論些什麼題目，這些辯論會所依據的共同假定，我們只需要稍微的想一下兒，就會稱它爲一齣鬧劇而已。譬如說，當辯論到我們青年的社會意識時，每一個人都認定我們是住在一個政治上健全的制度裡，沿着社會意識的方向教育那些求知者的各種設備，是一百巴仙可以在這裡獲得的。關於工業化和文化方面的辯論，也抓住了這樣的一種假定，說勞動群眾受到剝削在這個社會裡是不存在的。文化的階級性完全受到忽視。檢討一下這些假定和瞭解一下反面的醜惡事實，使人懷疑這些辯論會的目的。如果一定要讚揚的話，那我們只能說，這只是一個好好的展示才華差異的場合。一個嚴肅的辯論會，當觸及到基本的問題時（而不是掠過次要問題的表面），將一定會證明是一個危險的練習，如果開始時得到允許的話。然而，我們是被當作是住在一個“公開社會”。

談到我們的“公開社會”，我們的思潮不禁要轉到樟宜和女皇鎮監獄，那裡帶有對“公開社會”所做各種宣稱的控訴，那些胆敢說出他們心聲的男人和女人們，現在正在這些監牢裡服無限期的徒刑，沒

有機會為他們自己辯護，除非他們通過電視或者記者招待會「承認」他們的「過去罪惡」。值得注意的有趣一點是，這些政治拘留犯似乎不被准許同他們的家屬和律師談及拘留的情況。錄取那些口供的方式一定是超出人們的極度想像力界限之外。

通過專橫的拘捕以壓制人權，這包括在肉體上和精神上降低拘留者的人格，是世界上得不到民心的政權的一貫作風。最近的一個例子是越南的崑山島虎籠牢事件。半人類的拘留情況和對犯人做出像野獸一般的肉體折磨，已被美國報章暴露了出來。雖然這不一定是出自真正的關心人類尊嚴，而是為了推廣和售賣感官主義。很明顯的，這件事所引起的風暴會使尼遜政權感到憂慮。它似乎試圖把事情弄好過來。但是崑山島事件的任何改革都不會洗淨美國人手所幹的罪行。是美國人扶持西貢政權起來，並且在幕後組織和管理在南越的所有鎮壓行動。因此，無論在崑山島可能做到

的改革是什麼，讓我們不要受到愚弄，因為在美國特務監視下的南越遼闊土地上的各個角落，還有很多的崑山島事件。只要美國人留在南越的一天，越南人民所受到的種種殘暴行為將不會有結束的。他們唯一的回答是加緊他們的解放鬥爭，一直到最後一名侵略軍被逐出越南人的土地上為止。

美帝國主義所做停留的地方，即將有流血事件。中東的例子也不超出這個事實。如果我們回顧一下美國，英國和其他帝國主義的強國，在二十年前參加組成這個猶太國家以色列，結果使到成千上萬的巴勒斯坦人民被趕出他們的家園。從那個時候起，游擊隊集團就開始成長，以便奪回他們的土地。最近的美國「和平計劃」已被那些積極進行鬥爭的巴勒斯坦人激烈的加以拒絕。但在某種程度上，這項計劃似乎會達到它的目的。隨着埃及，約旦和幾個阿拉伯突擊隊組織有條件的投降，接受這項計劃，這分裂了長久以來存在着的不舒適的阿拉

伯人團結。和平是受到那些存心解放他們祖國的人嚮往的。但當這是沒有原則的，與他們不被給予解決問題的正確基礎時，他們將不會需求和平。因此我們應該牢牢記住，在最後分析中，不是美國人，蘇聯人，或跟這事有關的納塞總統或者是胡申國王將決定巴勒斯坦的命運和前途。巴勒斯坦人民將創造他們的均歷史，雕塑他們的前途。因為只有人民，唯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推動力。



[尋職記] 讀後感

▲仰平▲

閱讀了「青年文藝」第三期高梁君寫的「尋職記」這篇文章，心里有些感受，便把它寫了下來。

高梁君是想通過「尋職記」這篇文章，反映一個既失學又失業的青年內心焦急、痛苦的感受；同時反映了那些自以為了不起的當官的人的傲慢與不講理；反映了星島失業人數的衆多。這些都是事實，都是應該描寫的。

這篇文章也把受了十多年教育的讀書人，那種愛面子；輕視體力勞動；軟弱性暴露無遺。然而，我以為這不是作者的本意，這只不過是作者在寫這篇文章的過程中，小資產階級思想的自我暴露。

對於小資產階級的缺點，我們是要暴露的，但必須是站在正確的立場上去暴露它，去幫助它改正。而從高梁君的這篇文章里，我們却看到作者對這些小資產階級的劣根性，不僅沒有批判的去描寫它，而是同情它。

例如高梁君筆下的我，母親為人洗衣，父親踏三輪車，可想而知，生活是很艱苦的。而他自己在家呆了八個月，認為去福利部報個失業感到不好意思；去了又生怕遇見熟人；討工作又強調要不粗重的。這種死愛面子，不愛體力勞動的思想，最後是讓它流着眼淚「回去了」。似乎也要讀者一洒同情淚。

勞動階級最大公無私，是舊社會的掘墓人，新社會的創造者。一個進步文藝工作者，應該歌頌他們崇高的品質，歌頌勞動創造一切的偉大力量；號召人們向他們學習，號召人們到勞動中去改造自己，把自己改造成對廣大群眾有利的人。而絕不是要他們徘徊在勞動階級的門外。

對於困難和挫折，應該通過文章的描寫，使文章中的我，在事實面前鍛鍊得更加堅強，而不應該讓他的眼淚奪眶而出。不然，怎能燃起讀者對苦難生活鬥爭的勇氣和信心？

不通過文藝作品去歌頌勞動群眾，不使作品去教育存有「小資產階級劣根性」及其他錯誤思想的群眾，就不符合文藝為勞動人民服務的宗旨，就不能使作品具有深遠的影響。

因此，我希望高梁君今后能注意這些問題，嚴格要求自己，認真改造思想，才能寫出更加富有教育意義的作品，為正派文藝事業貢獻自己的力量。

黑吃黑

· 阮倪 ·

(一)

昨晚，老板約了朋友在店裡玩撲克，鬧個通宵，害得我今早差點起不了身。紅腫着雙眼，勉強打起精神來開店。店前的街道冷冷清清，只有幾個小孩子在玩耍。

這個時候大概不會有生意做了，其實一天也難得有幾個顧客來買布料。每天從早到晚空閒得很，不是和小夥計阿亮談天，就是看報紙，看看街道，要不然，就跟阿亮學學打算盤，買賣貨物，或者有時候替老板送信。

店裡共有七個人：三個股東，兩個夥計，兩個經記（一個跑聯邦，一個跑本地）。我剛來不久，老板給我六十塊人工（算月薪），吃自己，不過得睡在店裡，所以我又兼做 Jaga。

賬簿上的數目少得可憐，我真不明白這店的生意如何維持下去。但老板不斷買新貨回來，櫥窗裡的舊貨又不斷送出去，這些布料到那裡去了呢？

晚上，常常要等到很晚才關店。這時，店裡只剩下我獨自一人，我躺在床上，思潮起伏。從布疋堆中散發出一股濃烈的氣味。常常熏得我睡不着覺。

(二)

三個股東有兩個是兄弟，矮矮胖胖，看上去有點呆頭呆腦的樣子

，但說話却很伶俐。他們倆都很會罵人，整天「丟」個不停。他們罵我時用粵語，但我不懂，也沒什麼難受。另一個股東很少在店裡，據說他在別處開了一間布店，自己在那裡看店。他從來不罵我，講話很有風頭、很穩重，是一個頭腦精明的人。

兩個經記也不常在店。倒是我們兩個小夥計，整天呆在店裡。阿亮的年紀很小，很喜歡談女人，每當女人走過，總是來個品頭品足，在這點上，他與我格格不入。因而也經常爭吵，但很快又恢復過來了。

阿亮的肚子有點脹大，據他說，這就是「坐」兩年的唯一成績。我不禁有點害怕了，要是我也像他一樣脹了起來，那多難看呵！

(三)

有一天，一個穿着單挺的西裝的中年人來找老板，和老板在「密室」裡談了老半天。從阿亮的口中知悉，原來這個中年人是布店的「後台老板」哩！

「這批舊貨不久又會賣光的，」阿亮指着櫥窗上那一批沾滿灰塵的布疋說：「告訴你一個祕密，這是走私的！」

「什麼？」我吃驚地說。

「這是很平常的事。你知道兩個經記的工作情況嗎？」阿亮顯得很得意地說：「那個跑星洲的，就是專門收購人家的舊貨，以廉價買進，然後再轉給跑聯邦的那個，以高價賣出，至於新貨，只是裝裝門面吧了！」

阿亮的話使我恍然大悟。

「從中國來的布疋，通常都以最高價賣出，至於一些外國的劣等貨，就被寫上「中國製造」這幾個字眼，冒認中國貨，以次等價錢出售，這手段是多麼的卑鄙呵！」阿亮有點憤激地說。

晚上，我躺在床上，心中猶如火在燒着，不能入睡。想起了阿亮的話，想起了那個穿着西裝的「後台老板」，我只感到憤怒……。

(四)

三個股東和兩個經記之間存在着不少矛盾。他們碰面就談錢，談不攏就吵架，這種事我跟阿亮見慣了。

上流人物都是一群醜惡的東西！

那一回，他們做了一次大買賣，幾個東西吵得不可開交，我和阿亮也樂得在旁邊觀戰。兄弟倆抬出了他們的後台老板，說什麼有勢力在支撐；兩個經記則是交遊廣闊，要做黑生意得靠他們「搞掂」，說什麼也得嘗一點甜頭；那個很有風度的股東却是大有來歷，他的某某朋友是「輯私組」的幹練，某某朋友是本坡有名的「三頭頭」、某某親戚是「政府人」，真是惹不起呵！

結果，那筆交易還是不動，每個都相持不下，但爲了共同的利益上，大家暫時都忍氣吞聲，繼續搞下去。

事情結束了麼？沒有！好戲還在繼續上演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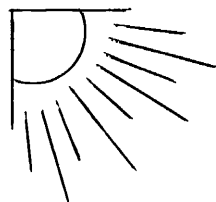
(五)

不久，我辭職了。

幾個月後，偶然有一次走過這條街道，布店的金字招牌換了新名稱，原來冷清的店舖經過特別裝璜，彷彿一下子有擴充了。

那個很有風度的股東堂堂正正地坐在店裡，這下子，我明白了！一切！

股東先生彷彿看到我，他在向我招手，我心裡油然而生一股無名的怒火，頭也不回地急步走開……。



雲南園中的一根毒草

評劉瑜的「如何培養年輕一代的文藝工作者」
與「文人雅士」

※湘蘭※

長久以來，南大的確是比過去沉寂，不用說寫作的氣氛當然也是低沉的。因此“北斗”便誕生了，這表現了什麼？表現雲南園從此有了生機嗎？不！儘管“北斗”的誕生，他們強調“有她的責任和使命”。雖然他標出了“要指導人生、歌頌光明，揭發黑暗，以及反映現實”，可是“北斗”是否是根據這目標前進呢？其實“北斗”的內容根本就沒有完成她的責任和使命，只要讀者們稍微翻開這本印刷精美的冊子，便會使你大失所望，除了無病呻吟外，便是不知所云。她的誕生不但不能使雲南園的寫作風氣從此振作起來，相反的她是雲南園中的一根毒草，時刻在毒害着心地善良的同學。引導同學走上歧途，我們只要看看該刊的第一篇劉瑜的大作，“如何培養年輕一代的文藝工作者”也就會略知一二。

劉瑜君認為，任何文藝工作者必須要“學富五車方能成一派之言”，又說：“魯迅先生對於新派的書當然博覽，即古書他也背誦如流，所以他當年在北京時筆戰群仕，尚獲全勝”。同時劉瑜也希望要“在在充滿書籍，使年輕人無論是走到何處，耳濡目染盡皆文學作品，言語談吐之間，自然日趨風雅，因此人人以閱讀為樂事，以談論學術為豐富生活的要素”。這些話一眼看過去似乎很正確，但只要細心的一想，便會感到和實際不符。無可否認的，一個文藝工作者要有相當、程度的語文基礎及必須吸收大量前人優秀的作品，可是這一定“學富五車”便可以成爲一個真正的文藝工作者。文藝是負有時代使命，是建立在現實社會裡，文藝被“文

人雅士”作爲玩物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現代的文藝服務的對象是廣大的人民群眾，所要表現的是現實生活中的頑強鬥爭及其英雄事蹟，絕不是只死啃古書，死背詩詞，而不深入的去體驗生活，想憑空的死讀書便會有靈感的出現，這簡直是夢囈罷了，作者根本上否定生活才是文藝創作的泉源。劉瑜在這裡所宣揚的不過是現代派，形式主義的破爛貨罷了。企圖毒害廣大的同學，作者更不知恥辱的以魯迅先生爲例，把魯迅先生說成可以“筆戰群仕”是因爲“古書他也背誦如流”。其實魯迅先生是最反對這種“躲在象牙塔裡的創作態度”，他說：“「象牙之塔畢竟不能住得很長久的呀！象牙之塔總是要安放在人間」，另一面魯迅先生世爲我們文藝青年指出更正確的文藝創作道路，他說：“以前的文藝好像寫別一個社會，我們只要鑒賞，現在的文藝，就在寫我們自己的社會，也可以發現我們自己，以前的文藝，如隔岸觀火，沒有什麼切身的關係，現在的文藝，連自己也燒在裡面，自己一定要深深感覺到，一到自己感覺到，一定要參加到社會去”。這裡便很清楚的看到作爲一個文藝工作者，爲了忠於社會，人民與現實，首先必須和廣大人民共同生活在一起，在這裡吸收創作的動力。單單死啃所謂“文人雅士”的大作，所寫出來的不是風花雪月，便是“北斗”裡的“傳統下的……”或是“沉默”這一類無聊，歪曲現實，抹殺過去的光榮傳統、粉飾太平的作品，或者是企圖譏諷窮苦同學的“都是爲了錢”，這些“作品”大概是劉瑜的多讀書所得的結果吧。

一篇有份量的作品的題材必然

是來自現實生活中，但是劉瑜則認爲“見一奇人，睹一怪事，便成爲文章之資料，思索結構，然後參以自己之生活經驗，下筆成文”。這就清楚的看出，劉瑜根本否定文學的社會功能，進而引導青年學子走向死胡同，認定文藝作品是“文人雅士”的玩物，這大概是劉瑜所要“培養青年文藝工作者的創作道路吧？”

劉瑜所謂的“參以自己的生活經驗”又是些什麼東西呢？只要耐心的看看他的大作便可以看出他所鼓吹的是什麼貨色。他說：“古人讀書要到深山古剎與和尚爲友，今人寫作，要覓取鄉村僻野，與自然相伴了，這樣才不致分心集中在寫作了，否則文思中斷，怎樣連續不上，思維之路，便阻塞不通了”。看來劉瑜這篇大作不是在深山茅屋便是在古剎寺廟中寫成的吧。其實他所謂的“生活經驗”，原來是要終日無所事事，隱居桃源和文人雅士，古剎和尚之類來往，吸取寄生蟲式的生活經驗。他所謂：“文人相士，皆以談學求問爲主，即使酒宴，也可以行酒令唱詩助興”。這樣的生活不是幫閒文人的生活，以這種“生活經驗”所寫出來的作品充其量只能做做幫腔，粉飾太平，這種文人也只是文棍或敗類罷了。我們青年人不要忘記魯迅先生的教導；“象牙之塔的窗子裡，到底沒有一塊一塊的麵包遞進的呀”！我們只有和廣大人民群眾結合在生活的鬥爭中，吸收現實生活經驗，在生活中發掘出創作素材，生活才是藝術的泉源，唯有這樣才能寫出人民的心聲。

青年文藝工作者，如果有良師益友的指導，給於正確的批評，提高寫作能力及作品的思想內容，那是最好不過。劉瑜也提出“長輩生活經驗豐富，師長學有專長，時相往還，互相切磋，必收潛移默化之功……”。這也是似是而非的，我們只要看看劉瑜自己身爲「文壇長輩」，在他這篇“指導性”文章中尚且滿紙胡言，誤導學子，象這樣的長輩無勝於有，何必多此一舉呢？況且劉瑜所謂的經驗豐富，可以

(下接 17 頁)

往後的日子

阿旺依士甘作
希普羅譯

「作者簡介」

本文作者阿旺依士甘 (Awam Ilserkam) 是一位主張「為社會而藝術」的寫實主義派馬來作者，作品內容着重暴露社會上不合理的現象。

——譯者

菲達再也無法取得生活費了。一想起往後悠長的日子——明天、後天、大後天……她不禁覺得眼花瞭亂不知所措。

她有三個孩子，最大的六歲，第二的四歲，最小的一個才兩歲。每天一早起身，她就為孩子們準備早餐；要不然，這些孩子，特別是那兩個大的準會哭鬧着找吃。

她的丈夫魯拉已經有三個月沒寄分文回家，那是從馬來船員最近展開罷工以來。魯拉是個忠心於工會的海員，他和其他工友一同進行罷工鬥爭。

打從工潮發生後，魯拉再也不能像以往一樣寄錢給他的妻兒。工潮前，每月月底總能望見著制服的郵差在沙路上推着腳車蹣跚地朝菲達的家走來。她也總是微笑地接過來有鈔票的信件，並道聲謝謝。

她丈夫每月寄回來的三十塊錢也就是她的每月生活費。有時也會不夠錢用，但她往往可向鄰近的馬拉峇里 (Malabari) 雜貨店賒上三四塊錢食糧。儘管如此，菲達從未會後悔她與魯拉的結合。魯拉——這個在某船務公司任職的海員是菲達認為品行端正的好青年。她也明瞭，丈夫每月的薪金不過是六十塊，除了他自己的香烟費、上岸船費以及其他應酬費外，所剩已是無幾了。

正因為菲達了解這事實，所以她是個任勞任怨的好主婦，且不時幻想上帝保障她丈夫的職業。

左鄰右舍都曉得菲達是個不計較的婦女，她不會因沒有新衣服和金飾品而發牢騷；甚至赴人家的婚宴時，她也是穿戴自己僅有的衣著，而從不向鄰人借來裝面子。

新年已過了三天，這是菲達經濟最拮据的時刻，她手頭有的只不過區區的一塊五角錢，家裡再也沒有任何東西可典當或變賣了。在這危急的時刻，正在進行罷工的丈夫又不在家讓她傾訴。工潮爆發後，她丈夫就一直留在新加坡不會回來過。雖然看不出菲達的心快要破碎，然而她的面容却顯露出她的憂愁。她一想到孩子們和自己的生活的時候，同時想到丈夫幾個月沒會回家；甚至在這歡天喜地的新年裡，都無法回來看看她和那些惦念着爸爸的孩子們。

菲達再不能向鄰人伸出求援的手，因他們已幫了她無數次忙。新年前，魯拉曾寄信回來說，他得到不上二十塊錢的救濟金，但這些錢都作為他自個兒的費用。此外，信中他希望菲達在這危急的時刻裡，盡量自己設法解決生活上的困境。

信中再說道：

「……我曉得，妳和孩子們正承受我參與工潮所引起的後果。然而，我是不應摧毀一個工會

會員對工會所應有的忠誠，妳或許不甚了解這次工潮的意義，但我想說明一下，我希望我們現在所開展的鬥爭，能給為爭取祖國獨立的戰士予教育和動力；因每項鬥爭難免要遇到一些困難。」

× × ×

菲達難以理解信中的含意，由於她從未會思考過如此難懂的問題；她只是曉得如何料理孩子們和家裡的事務而已。

然而，當前最危急的關頭並不需要她深思，她僅需要作一個決定：該怎樣取得生活費呢？再過數小時，她可能就要身無分文了。

正在她滿腹愁思的當兒，魯拉又來了一封信。可惜，這封剛接到的信也沒法讓她焦急不安的情緒安定下來。這當兒她真好比如熱鍋上的螞蟻，焦急萬分。她無須幻想上帝——也沒功夫祈求——因為她的精神都集中在她的遭遇上。

她那大孩子挨近身旁，才使她清醒過來，她重讀着那封信，但一點也不明白。魯拉說，他精神上 and 肉體上愈感痛苦，當想到遲遲未結束的工潮時。資方的船員依然開航，由於有了某些蓄意破壞罷工的工人。資方眼見營業不受影響，因而強硬地不與工會談判。魯拉的信中再說，事情已到了如此地步，雖然曾有數位議員在立法議會上仗義執言，但看來政府是不理會這些為爭取人類正義而生活在水深火熱的工人。

菲達讀着信，眼淚却一滴也沒掉下。她彷彿從心坎裡體會到全體罷工工友的家屬所遭遇的苦痛。她感受到罷工工友的子孫所遭受的飢餓，隨即又望望繞在她身旁一聲不響的孩子們。

翌日早晨，一位和魯拉一同參與罷工的工友加申來菲達的家。他是昨夜回來的。他述說魯拉和工友們在整個工潮的情形。一聽到整個工潮的經過情形，菲達每晚入睡偷偷流淚，這時却啣哭起來。

魯拉起初對那些答應將援助工潮的人士寄望太大，然而當這些人違背諾言時，魯拉他對他們却心灰意冷了。

可是，菲達這時可不管加申所述說的一切。他所渴望的就是能使孩子們溫飽的食物或金錢，因她已挨苦了好久。

聽了菲達的這些令人心碎的話，加申隨即告別。他邊走腦海裡邊映現出數百位與菲達同一命運的船員妻兒。於是加申又回到菲達的家，掏出他剛從母親那兒得來的二十塊現款交給戰友的妻子。

世界上只有在苦難中鬥爭的人才能時常幫助同在苦難中的人！

(譯自 Mekar dan segar)

九 件 衣

第七場 申娘爲兒逃亡

人物：申娘 夏蓮 花自芳 花二

趙大：花府的老僕人

打手數人

時間：深夜

佈景：花家后院的一間房子，從房子裡的窗可望見后院的圍牆。

幕開：申娘抱着剛生下不久的嬰兒，愁眉苦臉的，不停地望着手里的孩子。夏蓮則站在一旁無語。

申娘：（把嬰兒放回床上）唉！孩子已經生下來了，要是花閻王回來，知道是個男孩，那孩子一定活不成，好妹妹，你說怎麼辦？

夏蓮：我看……還是先把孩子送到玉嬪家里。

申娘：（想了一想）唔……不行呀！玉嬪表姐是個寡婦，家里忽然添了一個小孩，給花閻王知道了可怎麼辦？

夏蓮：你剛剛生了孩子，走不動，孩子只好暫時寄上幾天，花自芳這幾天又不在家，沒有什麼要緊，等你身體好了一些，我們帶了孩子一起走。

申娘：只好這樣了。（想了一想）孩子總是要送出去的，夏蓮，以後孩子叫誰送呀？

夏蓮：叫趙大。

申娘：趙大叔叔！就是花家的老僕人。

夏蓮：正是。姐姐。

申娘：他靠得住嗎？

夏蓮：我跟他提起過你的事，他非常的同情你的遭遇。他也吃盡了花家的苦頭。姐姐，這個沒問題，頂靠得住的。

申娘：那就好了。

夏蓮：我去叫他進來。（下）

〔申娘再從床上把孩子抱起，緊緊的抱在懷里，好像害怕什麼人要來把孩子奪去，在房裡不停的走來走去。不久趙大和夏蓮上。〕

趙大：你找好嗎？

申娘：趙大叔叔，我要拜託你一件事，不知你答應不答應？

趙大：啊呀！申娘，我們同是一條藤上的苦瓜，你有什麼事，你盡管說吧。只要我趙大能夠辦的，我絕不推辭。

申娘：趙大叔叔，我只要求你把這孩子，送到玉嬪表姐家去。

趙大：這個容易，我跟玉嬪的婆婆頂熟的。你放心把孩子交給我。

申娘：趙大叔叔，你最近見過玉嬪表姐嗎，她怎樣啦？

趙大：唉！自從你丈夫申大成被斬首，玉嬪受了一場驚嚇，放回家以後，就瘋瘋癲癲的，一下子喊「表弟你不能招呀」，一下子又喊「我要吃了你們這些野獸的肉」。唉！她怪可憐的。

申娘：都是這狗官和花閻王害得我們如此悲慘！

趙大：別傷心了，還是保存孩子的生命要緊！

申娘：是的。

趙大：等我接頭上了，晚一點我就把孩子送出去。申娘，我現在就去。

申娘：謝謝你了，趙大叔叔。

趙大：不用謝了。（對夏蓮）哦！夏蓮，多多照顧她的身體呀！

夏蓮：是，趙大叔叔，請放心吧。

〔趙大急急忙忙下。〕

夏蓮：（突想起）姐姐，我差一點忘記告訴你一件好消息。

申娘：什麼好消息？

夏蓮：人人都說民軍來了。

申娘：民軍！？民軍是什麼人的軍隊？

夏蓮：民軍就是李閻率領的，是窮人的軍隊，他們專門打殺貪官惡霸，專爲窮人謀福利。

申娘：有這樣好的軍隊，什麼時候要來我們這里呀？

夏蓮：趙大叔叔告訴我，民軍已經到了紫荊關，離我們這里沒有多少路了。花閻王就是爲了這件事，到縣裡幾天都不見回來。

申娘：夏蓮妹妹，這太好了，我真高興呀！

夏蓮：這件事不要隨便對人家講，給壞蛋聽到了就麻煩。我們出頭的日子就要來了。姐姐，你的身體要多保重。

〔這時趙大匆匆從外上。〕

趙大：不好了，花閻王回來了！

申娘 } : 孩子怎麼辦？
夏蓮 }

趙大：你們快些準備吧。

〔就在這時，後院傳來花自芳的咳嗽聲。〕

趙大：花閻王來了！（趙大慌忙抱起床上的嬰兒，從旁躲下。）

〔申娘和夏蓮趕緊把床帘拉下。花自芳大搖大

擺上。]

自芳：(裝出一副笑臉)恭喜你，恭喜你，孩子快抱出來給我瞧瞧。

申娘：(強自地壓住驚慌和恐懼，裝做沒什麼事的樣子)孩子吃過奶剛剛睡着，等一下再看吧。

自芳：我只看一眼，看他像不像你，像你就一定長得好看。我不會吵醒他。你快抱出來。

[申娘不動的站在那裡，花自芳一定要看，走到床邊，要動手抱孩子。]

申娘：(拉住他)我求求你，等下再看吧。

[花自芳推開申娘，伸出手要揭開帳子，申娘和夏蓮急得直搓手。就在這時候，花二匆匆忙忙奔進來。]

花二：報告老爺！

自芳：(回過身來)什麼事情？

花二：縣里有人來找老爺，正在大廳上。

自芳：(很不高興)我剛剛從某縣里回來，縣里又發生什麼事情？

花二：(咀巴湊近花自芳的耳朵)聽說李蘭的軍隊快要到了……

自芳：(把頭點點)我曉得了。你先下去吧！

花二：是，老爺！(下)

自芳：(轉過來對申娘)我們等下就成親，你現在好好的打扮一下，我有事情，去了一會就回來。(下)

[趙大見花自芳走了，趕緊抱着孩子上。]

趙大：(對申娘)要走現在就走，遲了就走不開的。

申娘：(對夏蓮)你呢？

夏蓮：(搖搖頭)我不能走，我家里還有人，我走了要連累他們。

申娘：我走以後你怎麼辦呢？

夏蓮：我想辦法掩蓋過去。

[申娘拉住她的手，眼淚落了下來。]

趙大：(拖着申娘)現在一刻也不能停留，遲了就走不成。

[夏蓮也催着，三人走到後院，只是一堵圍牆，沒有門，趙大只好先跨上土堵，接過孩子，夏蓮托住申娘，趙大再一拉，兩個人都爬過土牆，往後山逃去。夏蓮見他們都逃走了，趕快下。不久，花自芳打發縣里的人去後，匆匆忙忙跑上。]

自芳：申娘，申娘！

[踏進申娘的房裡，不見一個人，他揭開帳子，床鋪里也是空空的。]

自芳：夏蓮！夏蓮！(見沒回答，大喊)來人！

[花二和許多打手都跑上。]

自芳：你們都看見申娘沒有？

齊答：小的都沒見。

自芳：夏蓮！夏蓮！

[夏蓮心神不定的從外面。]

自芳：申娘呢？

夏蓮：(心里慌)我……我不……曉得。

自芳：(頓脚)該死！給她逃走了，快追！

衆齊：快追！

——幕 下——

第八場 花二追捕馮民軍

人物：申娘 趙大 花二 張烈

一群花府的打手 一小隊民軍

佈景：這是花府後山的一條小路，到處都是石子小丘，灌木叢生，半弧形的月高掛在天空，是多清朗的夜。

幕開：趙大和申娘靠着微弱的光，向前方奔跑着，趙大和申娘跑了一大段山路，申娘產後不久，趙大只好一手抱孩子，一隻手攙住她，兩個一搖一擺地走，走沒幾步，申娘再也走不動了。

申娘：(坐在地上，哀求的)我實在走不動了，我們先到玉嬋表姐家裡躲一躲吧。

趙大：你表姐的家，現在不能去，花自芳一定會派人到她家去搜查的。我們死了，她一家人也活不成的。

申娘：怎麼辦呢？

[就在這時，後面傳來一陣嘈雜的人聲。]

申娘：趙大叔叔，你一個人走吧！

趙大：不能呀，要走一起走。

申娘：(跪下來求着)你帶着小孩子走吧！這個小孩子能够長大成人，替父母報仇，我就非常感謝你了。

趙大：申娘，用不着說這樣的話，我們還是趕路要緊。

申娘：(哭着)你走吧！我跟着走，會把你也連累上了。

[趙大望望後面，後面的火光越來越近，催着申娘快走，可是申娘賴在地上不肯走，他望了望手里的孩子。]

趙大：(狠了狠心)我走了，只要你能多活兩天，我們就能見面的。

[這時已經太遲了，花二和打手們埋了燈籠上，一見申娘，花二把他捉住，趙大趁機躲在小丘後，不敢出聲。]

花二：(見孩子不在)孩子呢？

[申娘怒瞪着花二，不語。]

花二：(舉起拳頭)你說不說！(忽見小丘後有人移動，就對手下人)你們留下幾個人把申娘送回去，其餘的跟我上前去抓人。

〔花二和幾個打手向趙大藏身之處走去。趙大見沒辦法躲只好站起來跑，可是沒跑幾步，忽從前邊上來一隊人，帶隊的喝了一聲“站住”。趙大雙腿一軟，站也站不穩，身子搖搖擺擺的跪了下來。花二他們也楞住了。〕

趙大：（抬頭仔細一看，高興起來）你們不就是民軍嗎？

張烈：我們是民軍。咳！你不是趙大叔嗎？

趙大：（走向前看，高興極了）啊！你不是張烈嗎？

張烈：是啊！趙大叔，我被花閻王逼得無路可走，只好投下李闖的民軍。

趙大：這太好啦。張烈，後面站着的是花府的爪牙，他們追得我好緊，申娘被他們抓回花府去了。

張烈：（望着他們喝了一聲）你們站在這裡幹什麼？

花二：你們管我幹什麼？

張烈：我們偏要管。

花二：你們要管？你們是幹什麼的？

張烈：不幹什麼？我們是民——軍！

花二：吓！民軍。（花二他們轉身就要跑。）

張烈：（大喝一聲）站住！

〔花二撲的一聲跪了下來，其餘也趕緊跪下來。〕

花二：（連連磕頭）我沒有做過什麼壞事，求求你們不要殺我，我是……

趙大：（插嘴）哼！你沒有做壞事，你心里明白。你睜開眼看看站在你面前的是誰？

花二：（抬頭一看，嚇得魂不附體）你……你就是長工張……張老爺，我……我以前在老……老爺面……面前替你說了許多好話，我從來沒有得……得罪過你呀！

張烈：（冷笑一聲）以後再跟你算賬，你先說申娘怎樣了？

花二：我……我叫人把……把她送到花府去，我交代手……手下的人不準動她……一下。

趙大：張烈，我們先到花府去搭救申娘。

張烈：（對着隊里）兄弟們，我們到花府去救申娘，抓住這個老鬼，跟他算賬，替所有的窮人算他的賬！

〔大隊齊喝一聲‘是’。〕

張烈：（指着前面兩個民軍）你們兩個到村里去，通知老鄉們，在天亮之後，到花府來領糧食。

齊答：是，隊長！

——幕 下——

第九場 求翻身農民投民軍

人物：申娘 花自芳 張烈 趙大 打手二人 玉嬋
一群受盡苦難的鄉親們 民軍數人。

佈景：景同第一場

時間：早晨

幕開：申娘被抓回府，花自芳氣得面孔發青的坐在太師椅上。申娘雙手被綁在背後，一聲不響的站在廳上。

自芳：你真不識抬舉，討你做我的小老婆，是叫你享福，你是個上不得供桌上的小鬼，有福不享，半夜偷跑了，我問你，你還跑不跑？

申娘：（不答）

自芳：（站起來，走上前幾步）你還敢跑嗎？

申娘：（申娘看到花自芳走近了，在他臉上吐了一口唾沫，罵着）你想叫我跟你，你在做夢！

自芳：啊！（倒退兩步，揩揩臉，怒氣沖天，吩咐手下的人）給我打！

〔兩個打手手揮藤鞭，對着申娘身上亂打，申娘閉住眼睛，一動不動地站着，咬住牙齒，哼也不哼一聲。兩個打手不停的打，申娘暈了過去。〕

打手：申娘暈過去了！

自芳：噴冷水！

〔申娘臉上被噴了幾口冷水，人又醒了過來，她迷迷糊糊的，只覺得身上像針刺一樣痛，她哼了幾聲，睜開眼來，看見花自芳站在自己的面前，她記起了剛才的事，又閉住了眼睛。〕

自芳：（見她醒了）你的孩子呢？

申娘：（聽見花自芳問她的孩子，曉得趙大和自己的孩子沒有被抓住，心里很高興，睜開了眼睛）哈哈！（笑了幾聲對着花自芳）孩子我要留着報仇！

自芳：（奪過藤鞭）就叫你的孩子替你報仇！

〔花自芳剛要打，聽到一聲喝住“住手”！張烈和趙大趕來了，後面跟了許多民軍。花自芳見了，回身就跑。〕

張烈：（喝住）站住！

自芳：（曉得走不掉，回過身來，笑嘻嘻地）諸位老爺辛苦了！（他仔細一看，站在最前面的是張烈，心里更慌，但裝出很親熱的樣子）你不是張烈嗎？

張烈：（冷冷地）你的記性不錯，我們的賬你沒忘記嗎？

〔民軍來的消息，像閃電一樣快，一下傳遍全村，許多受過花自芳壓迫的人都擠到花府來。玉嬋也走到大廳上，見到花自芳，立刻向前抓住他的臉。〕

玉嬋：你還我表弟的命！

〔這時申娘已經有人替他解開繩子，她拾起自芳身旁的藤鞭，就往他頭上狠狠地打。〕

申娘：你還我丈夫的命！

〔許多吃過花自芳苦頭的人都圍攏過來。〕

甲農：你還我的地來！

乙農：你強佔了我的妻子！

〔男人用拳頭打，女人用腳踢，用手抓……這時外面傳來……〕

外聲：鄉親們！大家排好，大家排好，我們開米倉啦。

自芳：（一聽）啊呀！我的米呀！

外聲：打開銀庫，把銀子分給鄉親們。

自芳：（像瘋似的）我的銀子！我的銀子！

張烈：死到臨頭，還想着銀子。鄉親們盡量地打吧！

〔拳腳像雨點般的落在花自芳身上、頭上。〕

自芳：（跪在地上直磕頭）饒了我吧，饒了我吧……

〔花自芳的叫聲越來越小，最後聽不見了，這個吃人的野獸受到了應有的懲罰。〕

張烈：回去把花二也給我殺了。

〔一民軍應了一聲‘是’。〕

〔這時一民軍外上。〕

民軍：（對張烈）報告隊長，我們大隊已經佔領了縣城，縣官也已經捉住，上面叫我們趕快進城！

（下）

玉嬋

趙大

申娘

夏蓮

：你們要走了！

張烈：是的，我們不能留下來，我們要替所有的窮人

報仇，爲窮人爭取幸福的生活。要殺盡天下的貪官惡霸。

外聲：老大娘，不行呀！我們得走。

外聲：民軍兄弟們，這裡有些雞蛋，還有雞鴨，你們都收下吧！

外聲：鄉親們，我們民軍是不拿取百姓的一草一木的。鄉親們，你們自己留下吧！

群聲：你們不收老百姓的東西，這樣的軍隊真是太好了！我們要當民軍，你們把我們收下吧！

〔民軍上。〕

民軍：報告隊長！鄉親們都熱烈的擁護我們，都要參加民軍，外面不下二百多人呢！

張烈：好，都給他們武器，編進隊里，正午時分打進城里去。

趙大：張烈，你們殺光了壞蛋，早點回來！

玉嬋

申娘

夏蓮

：我們也參加民軍，替民軍們送茶送飯。

張烈：好！你們都去吧！

趙大：（興奮）走，大家走，我們窮人等的就是這一天呀！

——幕下——

完

編

後

話

這一期是配合我們偉大的思想家、文學家、革命家，青年人最敬愛的導師——魯迅先生逝世三十四週年的紀念特輯。我們不單是紀念魯迅先生，還要真誠的學習和落實他的戰鬥精神。

最近，在文化戰線上，又出現了毒草。我們遵循「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進行批判，決不能讓它們自由泛濫」的教導，要堅決的抨擊它、唾棄它。「雲南園中的一根毒草」——就是抨擊劉瑜在「北斗」中的一篇「如何培養年輕一代的文藝工作者」，它惡毒地提出似是而非的理論，要誤導欲將投入文藝陣地的年輕人。「星加坡娼妓調查報告」，是痴心妄想把這可惡的舊社會塗脂抹粉，我們也要把他們揪出來狠擊疼打。只要是脫離廣大人民群众的，我們就要疼打落水狗，把他們搞臭批倒斗垮。

對於好的進步的，我們是熱烈的給予支持和鼓勵。在去年六月創刊的英文雜誌「潮流」，是突破用英文作為奴化教育工具的傳統，爲受英文教育的年輕人的良好刊物。

「往后的日子」是馬來同胞的一篇短篇小說，希望文藝工作者多介紹馬來同胞的進步作品，進而達到各民族的互相交流、互相支援，共同的向惡勢力作鬥爭。

「兒子」是越南的短篇小說，它的發表有一定的現實正義，希望讀者詳閱。

在第三期刊出高梁君的「尋職記」后，便陸續收到讀者們寄來的批評文章。不但認真的提出了寶貴的意見，並且還誠懇的要求高梁君改正思想上的缺點——這樣的互相愛護、互相鼓勵、互相進步的精神，應該繼續發展下去。在此，我們刊登「尋職記」的職責上，也是應該要負起應有的責任。

魯迅

逝世三十四周年紀念



一九三〇年攝，簽名是魯迅手蹟。

學生邀請在北師大演講。
一九三二年魯迅回北京省親，應各大學
魯迅在北京師範大學廣場上演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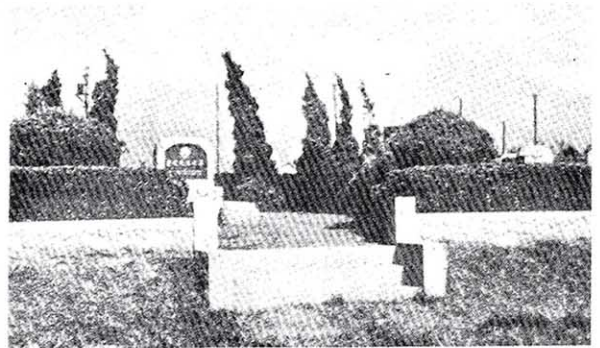
召開慶祝會，這是會後所攝。
一九三〇年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為魯迅五十壽祕密
魯迅在五十壽辰會上



魯迅在五一節日
一九三三年四月魯迅遷居上海山陰路大陸新村九
號，於五月一日特攝此影留念。



魯迅與海嬰
一九三〇年攝，題詞是魯迅手蹟。



魯迅之墓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魯迅在上海寓所逝世。墓
地在上海虹橋路萬國公墓。



大眾影印服務社
MASS GRAPHIC ARTS SERVICE

No. 37, NORRIS ROAD, SINGAPORE, 8.

TEL: 23474

★承接刊物★

★柯式製版

★中英打字

★油印影印

東亞印務公司

.341 jalan membina barat singapore 3 tel 649847

EASTERN ART PRINTING Co

